玄同室遺稿

坤

玄同室遺稿目錄 下

文

續編

文

易影序

易之有卜筮卜筮則非易故專言卜筮者不足以當易易之名古之大卜所掌頌繇之辭是已若後世為占家言者類近於不經所云世應六神生克飛伏之說於聖人貞卜之法不啻若郢書燕說尤況於易乎而其事率多冒易之名何其名實戾也商山李生嘗抄成一書問名於余余應之以易影生未曉焉余遂解之曰生知夫盆水乎水與月遇則和合之性光耀生

淮南子曰光曜能有無而不能無無此等之謂也亘斯如虹動斯如電倒射于壁屋之間方其時室中之人見影而不見水壁上之影知水而不知月其理冥杳不可思議然揖影而問之雖婦孺知其光之出於月審矣夫卜筮者立象而研機觸類而盡神遂通幽明之故以知来物盖聖人之能事也其法必資乎數其器有二物灼龜若揲蓍皆其事也然古有三兆三易之法顓頊唐堯有周之卜取兆殊體宓羲黃帝文王之占九七異用夫理豈有二哉聖人前後之法多歧如此者何也所貴乎聖智者為能妙合於一致爾

若其作用之法不必專求乎故常欵是故凡例屢変未有京焦之術以錢取象以甲子起卦雖所資非器其倚法立數之義具矣故非龜蓍之用而理未始不本於卜筮所以變之眾廣而無往非神妙者為易之流也今生之手抄皆此書也予謂其事義猶影之於月故名之曰易影夫辟影固非月終不可捨月而言影也然則以鏡照鏡其影無窮以數生數其変亦无窮苟有因術而衍之推其至則雖由此而更有百千術其歸誠未可量數之於天下顧不盛矣哉雖然奚獨占之云耶凡天下之事至恠至異卒不可以常情

致詰者何限而一或有外於所謂易之影者乎故夫子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非通乎変者其孰能知之

盖山上院寺重修募緣文

凡有世間有有想無想及非有想孰無佛性千手所指非弟二月是則名為衆生如来佛慈弘均無有差等凡所有生皆蒙護念譬如虛空不可思量是則名為諸佛功德以我佛性報彼佛恩應無慳惜而行布施燒臂膚體尚無嗔恨何況身外金珠瓦礫幻相分別同是虛妄所以衆生往々能捨一切世間種々耽愛

如棄土然益州十里龍華山南有古伽藍名上元寺
靈蹟所奉寂稱遠邇歸依供養爲大道場結構弘敞
輪相華妙是謂一方裝嚴佛土當知一代最初法師
苦心積功成此大事云何住持長老開土與比丘等
無護法人亦無長老來布金者遂令法宇而有成毁
棖楣棍臬及夫墻壁拔脫欹倒齟齬不合况其丹碧
光歸漫滅非惟一年二年三年傾危將覆五數十年
瞻我如來紫金相好烟黴兩黳光聚不現淨壁所捐
羅漢金剛天龍鬼力諸有神像剝裂離次名義隱贖
是故當知不修之咎云誰任咎現在在我以是義故

滌心發願肅恭募法將行等茲凡所官府坊曲村閭
津梁闤市諸善男子及善女人皆以實心諦聽我告
凡我弟子供佛功力一銖一絫皆我檀越絲縷非细
七寶非寶句聚塊合是海是山成就檀越布施福德
何以故應無實心安有布施布施不有福德何生以
此如來悉知見悉後五百世衆生功果是功果者生
於所施於施不行而望報果無有是處是知衆生原
有佛性因何能知以性故知復此衆生皆報佛恩因
何能報以知故報報之如何唯有一捨因何能捨以
報故捨是故往昔諸佛菩薩嘗所說法皆由捨始亦

彼恒河沙數衆生如是思惟應如是捨深願域中諸
士大夫農功商賈行旅脚夫如是乃至屠家娼戶種
々檀越一切圓成無量功德

正朔辨

一歲以日道所次爲月建一日以日晷所臨爲時刻
月建觀於天之躔度時刻取於地之方位夫曰躔度
方位者皆古之聖人記日之次舍以命焉耳顧天地
何與焉是爲同出而異名故一日有十二辰以配歲
之十有二月其理之不容有分異者如此是以三代
之時改正必併改朔蓋正之改矣朔雖欲無改不可

得也春秋春王正月何休註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
正平朝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鷄鳴爲朔周以
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史記曆書摭十二辰卒
于丑正義註曰自平朝寅至鷄鳴丑凡十二辰辰盡
丑又至明朝寅使一日一夜故曰幽明又曆書夜半
朔朝冬至索隱註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朝
若建寅爲正則以平朝爲朔据史記及漢以來諸儒
之說各言正朔無不以爲同貫斷不可一改一否豈
非其義無二致哉故且自古造曆必以寅正爲常雖
殷周之世未嘗盡廢夏時夫子言爲邦亦曰行夏之

時者何也蓋天行一晝一夜之謂日晝起於始朝夜起於始昏正義所謂幽明者於此焉爲界寅之爲一日之始允爲常理也故歲以寅首爲常者卽一日之推也然則不但朔之不可不同於正正之義本出於朔三代之改正雖欲無改朔理有不可得者而寅之爲朔則實造曆以來視以爲常者確矣是以易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始而成終夫東北乃丑寅之會以丑寅爲終始者易卽之義也然則令之用寅正而猶曰夜半爲朔者此何理也漢之改曆始於太初定於元鳳漢書曆誌曰詔議改正朔又曰天統始

施於子半日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至丑半日白人
統受之於寅初至寅半日青以此見之漢之用人統
而其改正併改朔明矣是以赦詔必稱其日昧爽以
前昧爽即寅爲言寅而後方與來日也及元始元年
十一月王莽簒漢仍以十二月朔爲建國元年正月
以鷄鳴爲時並用丑正朔從而改亦知正朔之不可
二也東漢改正必在光武之世而史闕無文所可見
者獨章帝時用四分曆數用子時自此以後歷代之
所致意者在改曆而於正朔則無容議焉以至于今
日也然以夜半爲朔實元一代定制之文不如創行

在何時亦恠矣哉五德相禪三統相承王政之大節三代損益之際如彼其兢兢而今乃以夏正用周朔者豈非汨陳之甚者乎嗚呼明曆授時豈用疑晦至此而未聞有校正之論者何也嘗究其由蓋曆法亂之也何者曆家以子午之中定位南北一歲之日次午之中為冬至極短子之中為夏至極長一日之夜半及日中亦在子午之中土圭之影至午中極短則惟子午實為日行一圜之端倪也是故推步之法積日為歲而日與歲並寘造端于子半此政上所謂躔度方位其理不容有分異者故在古曆法必以夜半

冬至為曆元夫曆元即推步起筭之端非分日於此
也今起筭於冬至而冬至則知知非正矣何獨夜半
疑於為朔乎以此言之日與歲之不可異法者益明
而適為正朔之證柰之何以此而反冒彼義也哉唐
書曆志李淳風言古曆分日起於子半殊不知起筭
與分日之為異而乃同言之又不知起子分日昉於
東漢之後而統言古曆正朔之義為此等所奪久矣
正朔則係時王之制何拘於推曆之術乎是以三代
之際正朔雖改其曆則固一也秦以亥為歲首改朔
雖無文推其義必以夜未半為朔朝夫秦之失在改

正焉爾其朔則唯正之視雖夜未半無不可也然則司馬遷何休司馬貞張守節諸儒之說皆的然有據不當爲李淳風單所亂而今以平朝爲朔斷然可行無疑也至於今之有夜子時者舛理益甚尤無論焉

恠石記

余捻平居志趣所貴恠多俗尙飮食嗜飴糖魚肉又偏喜肥腴衣冠必從時制花愛紅艶畫愛阮品於聲音雖不甚好俗樂亦終日耐聽文喜看館閣綺麗詩寧學劉白不喜賈島盧仝筆有以筆陣圖草訣善體胡亂題辭且留不去其日用與俗周旋不厭類此

獨於松愛傴蹇愛詰屈於石愛㟧危峭刻菌蟠嵌呀玲瓏無不愛或遇之撫玩將以忘寢食豈松之傴蹇詰屈石之峭刻菌蟠嵌呀玲瓏者乃非所爲奇特而且適於俗耶抑余性癖偶與此二物會而其餘數事俱不足以言癖耶然㟧石雖往〻山出要皆抵京師遠余無力安所致此哉乙巳春客有從北関歸者持一石遺我我始有石京距鉄嶺已五百里客行踰此復幾程而辛勤携重物爲成人之癖客亦好事哉石長尺有七寸傍多角大約爲三稜周之爲三尺性剛其劈脈分脊雖絲縷必廉利不糢糊細者峯嶂洞穴

澗壑皆歷々合理中有岑蔚重複可藏寺觀者深谷逶迤斗斷為瀑勢者又各有溪徑攀緣可通無天台路窮之恨數山之事無不具者深綠全身無二色或精氣結為明顆如水晶大抵似名手畫中見世間山無此形色置之座流翠欲照人焉畫家言唐李思訓畫山愛著深綠李畫吾未見想來除是此等始可類此耳家園古有老鐇松一株龍拏虎跳經壬辰尚無恙世之言異松吾園實為上首自得石來余之癖事粗備而松之有儔不孤亦松之悅也雖然客言産石之山大或踰丈或數丈翠彩射目余既聞此欣然羨

慕顧不能命駕千里作米顛一拜終不免俗之所累
者耶記之兼以志媿

麥秀歌辨

史記宋世家言箕子朝周過故殷墟作麥秀之歌及
爲淮南王傳則又以過都作歌爲微子事太史公之
成一家言而柢梧如此者何也夫當周之初天下既
宗之成湯武丁不祀忽諸薄社屋宗廟毁宫室剗都
邑墟而周民之耕犂入天下之悲孰有比於此也使
二聖見此必隱痛如燬蹢躅踟蹰焉不能去之又欲
號泣于旻天而不可得作之歌宣其悲鬱情之所宜

同也雖然余謂是歌爲後人僞作非二聖之辭其徵本不足辨也何則歌之所以謂啼泣者爲其殼之有宣鬱之理同於哭也苟以辭也一歌何足以盡其悲乎是以古人悲歌之作必咏物起情一言三嘆而其事則多不槪見於辭果二聖有歌則必如是而已也今其辭曰彼狡童又曰不與我好將謂追念舊惡乎怨尤猶行乎睹其辭類無惻怛之情不亦異哉或曰愛之至者其心不懟今正言者正由至情之蔟是不然所謂愛之至不懟者如舜之怨慕號泣是也雖然瞽瞍旣沒而舜猶且悲號于田則其可乎二聖何異

是也使當周之時態而至於訕或可也顧紂之為天
下僭久矣紂之惡天下孰不言也當此時從而暴之
豈惻怛之所可忍乎夫言而失義時非至言也紂之
悪夫人而可道但二聖不宜及何者非時義也盖以
亡國之宗一到故國但見禾麥滿地其逌然而悲忽
焉而傷不知所以裁之者卽為宗社之亡耳若紂之
善不善雖謂未暇念亦可也其辨如此而太史公信
之誤矣宋徐鉉先事南唐李煜唐亡歸宋太祖命撰
江南錄至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
說之王介甫論此謂得春秋之義夫以亡國之大夫

爲新主撰史惟直筆實錄則其君之昏庸自彰而人且不以爲過矣而鉉猶不忍書隱約其辭使後之立言者許其義鉉之情甚苦而足以有辭於君子也苟二聖爲歌而惟紂之惡是揚則視鉉之義果何如哉噫徐鉉之所不忍而乃謂二聖有之可矣哉是故吾知其必無是也且史記旣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卽又言箕子朝周之事夫朝王諸侯之事故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方且朝覲而曰不臣則實其爲爲臣其言之不相掩又如此夫朝周之云旣令人不敢信况其歌乎

硯銘

余少也畜一硯今尚用石亦老矣銘曰

硯乎凡品夫石孰不如旣然易求成毁不足為有無

持緣何偏甬厚直為周旋與我求維茲硯常守我

永無求

懼悔箴

太上無過過而不憚改次也衆人有過悔而能改者

僅一二抑可以充其次若終身不知悔者下愚甚未

也余旣多過亦未嘗無悔及言其改也歷數無可擧

焉與終身不知悔者何殊將下愚之同歸可悲哉人

情知善之可慕類不若懼災之敏余固不能樂善若惕警知懼則或庶乎可以自勉矣作懼悔箴朝夕以諷殆將恐怵之驅而之善爾箴曰

曰爾事改從心而作幾其徵哉非善則惡氣以類至乃以粹駁如燭即明如障卽昏來去無方是名爲神神故變化吉凶以陳重輕遲疾有權誠懸愚之所昧達者瞭焉名旣在先命始在後消息由我造物何有丁寧不忒如響如契苟揚若厲驚慄滿體悔之須切改之須急惟有一改更無餘法

知足說

嘗謂知足天下皆言之然曉然知其義者鮮矣夫足猶饜也饜者必有所食而槩之于量也然量何嘗有定哉譬之飮有一杯而醉者遽至有百杯而醉者百杯者不至百則其醉視一杯者猶以為不及以此推之量之相懸豈啻千萬也且人情遷化靡常其貧富窮通老壯勞逸凡前後異養者其間志氣之所移或始拙而終汰先約而後豊夫一人之量而不可常又如此當惡乎槩也然則量無定科惟其意欲之遂而為足耶是乃求足非知足也人有極其欲而充然無所慽則量已饜矣饜當自止必如是而曰吾知足則

夫人而皆然曾孰稱其難能也哉昔王述爲懸不辭贈遺曰足自當之比後廉潔爲當世所嘆述誠賢也然述獨量小易足耳使人〻持此說則世有守錢之虜患失之鄙夫至死不悔其心豈不以爲有未慊而尚待其足也歟如是自解亭有窮已述之言固不可爲訓也若仲長統著樂志之論願有良田廣宅溝池竹木場圃果園舟車使令以至有兼膳無苦勞然後詑其不羨入帝王之门洒哉統之志苟使吾之志必待衆物之具而樂則一有不具使无樂然則統之樂乃物也非志也昧乎内外之辨而惟求足於物統之

必不能一日樂而以憂終可知也達者不然素位而便止於其所止而便足苟其位也雖簞食凾巷不自知其不足凡人之有盈謙憂樂孰非生於其心之所期者乎且人生一切資待於外者其豈當本无常限惟其自分如何耳故隨時與處而吾以為足則雖不饜猶饜即所謂量也量定於心矣夫焉有不足之時乎故無不足之心者其於簞食凾巷亦裕〻焉已矣綽〻焉已矣夫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如衛荊者方其始有也不知又有少有者及其少有也不知又有富有

者盖寡欲者之處心如是已矣余故曰不知不足是名知足

題松都誌續編後

大廟前街傍自古有方石三重每石長可六尺廣厚進减約各四五寸其前又置一石差小揔名曰影臺人多不知為何物近歲忽有訛言以為國初所置以定歷年之數有若讖緯者然訛以傳訛遂成妖言之根中外騰胥牢不可破我國人素善為無稽之言妄聽固非一二然而其無理妄誕未有甚於此者也盖在 世宗朝作仰釜日晷二具内畫時神欲使

懸者俯見知時一置惠政橋畔一置　大廟南街其
三石疊累者卽安碁之臺其傍小石卽人之升立俯
視之階皆按迹可知也其後屢經名爲惠政橋畔之
石不知何時見迭獨　廟前街石至今幸存而尚以
日影臺稱之此事載輿地勝覽本非深僻之事而訛
言無根煽惑至斯他尚何說余每向人道此無不悅
然開惑近見松都誌續編卽徐參判有防爲松留時
所輯也有曰南大门外路傍有四層石世傳麗時歷
年一百則置一石歷四百餘年故累至四層云吁此
何言也麗史之所不言勝覽邑志等書之所未載古

今人松京記事之所未槩見其曰世傳者果傳之在何世古果有此說則松都誌前後編輯者何皆不聞而到今徐君徐聞之乎邦祚延促自有史策人誰不知而必以石記之者不省其何謂也事近不詳古人豈萬〻為此者乎此不過向來妖言流行之時有人又作影響之說以傳會今事者而徐君編書之日聞街巷之說以為神奇不復考其事理當否而並收之信乎編書之難誠非人〻所可為也可不慎歟今則訛言雖熄此等無理之書亦誤後人不少安知無後来見松誌者真以為勝國古事而反以為據遂實

日影臺訛言之事者乎誠可懼也是故辨之不得不詳

論禮疑類輯

近時有談禮者集我　朝先儒之書分門類粹名之曰禮疑類輯將使後之遇變禮者按而可行無事乎疑問書雖私行顧其關於一代典禮者甚重故其徒恪遵謹守寧捨經傳而必考信於此焉其書有言五代祖遞遷之義而曰人家祖先之壽考如是者甚鮮而其內外俱存為尤難或考或妣若先歿則其神主當進奉於冢長房伊時其生存祖先亦同移養差近

之子孫於情理似無所礙吁不仁哉言乎凡人之言必作於心而後發是可忍耶誠非人所思也然苟非悖逆之甚雖欲行之亦不可得然則為此說者特淺識之妄蘇耳原無足辨也何者延有某甲郎以四五世嫡傳之宗子幸而壽耉身睹五世孫之長成又不幸而見其子以下四世之歿則方其子之死也甲當以己子題其主及其孫與曾孫與曾孫之死亦當以己孫己曾孫己玄孫題其主然則甲之一縷未泯之前子以至玄孫皆未入廟之主而題其主者猶是甲也甲在垂死之日杳然承繼者惟五代孫一人則其

慈撫如傷倚以爲命不啻若親生之長子五代孫之
於甲喜懼之情愛日之誠亦無間於其父而不可以
有斯須遠遊之暇此皆理之當然又其情之必然者
也若如說者則五代孫者將自以其名改題四世之
主而奉其祧旣奉祧而自立爲家長則曰四世以往
遠祖也非吾所當養遂移處於計序稍近之房而自
謂於情理無礙當此之時將謂甲之心安乎否乎惟
彼五代祖雖生存猶不免祧而遷之況其六代至九
代之廟并行埋安卽次第之勢也嗚呼甲之延年享
壽卽其何咎而坐見其禰主之埋而不能禁又不能

保安其生斯老斯之居而乃以臨死之身寄托於支裔之家乎不幸支孫又死而遂無更遷之房則且將安所歸乎夫為孫而不養垂死之祖廢廟而勤埋親不盡之主則視元恪之輿簀棄父罪其有間乎世雖有不孝之人豈盡安於悖逆又豈不畏常刑之必誅乎故曰雖欲行之不可得也且其言必欲辨內外之俱存與否以為處此之案夫偕老之祖不可祧而必也鰥而後可祧者抑又何理也豈其所謂情理無礙者乃以一人與二人之多少為礙不礙之差乎尤豈非萬萬無倫者乎孔子於宰予短喪之問責之曰汝

安則為之為此說者之於其心必不以為不安故將斷意為之耳人之覽書至此無不顡之有 洪彼言之者何獨無洪乎噫稱儒而論禮如此哀哉不足言而亦有師受而述其言者豈非哀之又哀者哉

李文靖實記跋

溧隱李公偉然為國初名碩高山景行嚮仰至今然其遺文細行多逸而無傳人以是恨惜余獨謂不然夫不朽之圖而以遺文細行為悅者後世碑版之陋爾何取焉古之如八元八凱萊朱散宜生之倫其不朽顧何如也而其文行不概見於史傳夫不有其跡

而猶使百世之下必信其為賢聖君子者何也蓋登
庸在舜禹湯文之時輔相其治則其人可知矣後之
人亦觀於詩而已何傷乎粗迹之刋落乎且夫由今
而溯古有近遠詳畧之異故夫子修春秋於其所傳
聞異辭今之尚論於　英陵盛際者卽傳聞之遠也
知公於斯時也克盡贊襄之功卒與黃許諸公配食
太廟則後人之得公之為公止此而無憾矣又何求
其益詳也今縉紳諸公之於公之事無不樂為之撰
述惟恐其後焉使公際遇之盛不在　英陵時則亦
未必然也以此見之粗迹之無補於不朽者尤可驗

矣公之孫得元旣得諸公之言聚而為書强要余一言余顧何賛焉然余之所以感歎者則有之得元之於公為十三世嘗聞得元之先君子悲门户之袁替顲于朝立不祧之祀又將圖夫所以闡揚先美者而未就焉歿今得元服旣闋乃能歷謁諸公卿乞其詩文刋行以成其遺志可不謂孝乎嗚乎賢者之後必復其始公之世不振久矣有孫如此其家聲之復興殆將兆于此乎謹以是䟦

從侄學生墓誌銘

君諱耆容字洛瞻姓鄭氏系出東萊世有相業至巽

憲公諱　　門户益盛生諱　　工曹叅議生諱
敦寧府都正即君高祖也曾祖諱　　成均生員
贈户曹判書祖諱　　工曹判書考諱　　白川郡
守妣淑人慶州李氏牧使宗德之女也忠公恒福之
六世孫也君以丙申二月十九日生戊午五月初九
日卒年僅二十三嗚呼君生六歲李淑人卒十二荐
丁白川君囏有適庶弟三人亦連歲並夭至十七遭
祖母貞夫人朴氏喪二十判書府君又損世皆承重
受衰自孩提至弱冠有三年之喪四焉其能歡笑嬉
戲爲少年之樂者蓋無日矣君自閔貞夫人喪身不

衣帛端居靖思常有憂容素患吐血竟以此駸駸至不起其至情內疚非外人所知也然聰穎過人覽書一過輒盡其意爲文必有奇思至於書畫之末亦皆不習而工焉君疎眉大耳神韵眙曠雋逸之氣揚於眉目然而識度沉蘊雖深於譚理者往往以爲不及君視余如嚴父未嘗以其私見及卒之日出其詩文及他著錄十數卷曰業已無成不可留便投之火遂曰一死等耳使至期願亦何異於今日哉但三世血脉至我斬絕此爲至痛且自幼欲究行己之方以自立此志未終良可恨耳他無憾矣遂不數頃而逝終

無怛化之色是尤難也以卒之翌月十八日葬于果
川社堂里艮坐之原生員公以下三世之墓同在西
岡隣夜牛鳴之地也嗚乎我仲父判書府君姿性敦
厚治行方嚴以余籍記者言之世之稱有奧祖能昌
大其家者即仲父其人也白川君亦高邁峻潔不隳
庭訓而無年未克展施宜其子孫承藉餘休身享壽
祿流衍於後嗣君之以哀終其身無厲以傳其重者
與所謂不食之報一切相戾天道寧有是耶休咎理
爽求之而不得說者必歸之於運然則運數之於天
道其情異耶嗚呼運之否矣君如運亦何哉君之著

述必多可傳而方君之投实也余倉卒不能奪其志
而留之此余終身之恨也世有能不朽人者何從而
徵之其卒於無傳而已也嗚呼悲哉銘曰
維後百世孰知斯人之有志　知無有知之者知者
之悲斯無已

從嫂淑人徐氏墓誌

淑人連山徐氏郡守鄭東驥之繼配也父學生徵善
以辛巳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癸卯歸于郡守丁未郡
守卒淑人遂無育淑人性孝嘗居舅姑之喪皆啜素
三年人以為難以巳未正月十六日卒葬于果川社

堂里丑坐之原盖郡守與前配李氏同兆地窄不可
以祔為是別卜與前配子耆容之墓同岡僅十步西
對郡守墓牛鳴則閒郡守卽領議政翼憲公諱
之五世孫判書諱　之子東萊之鄭也葬之日郡
守之從兄　畧誌埋于壙

從弟學生墓誌銘

君諱東圭字公執姓鄭氏貫東萊領議政翼憲公諱
五世孫高祖諱　工曹叅議曾祖諱　敦
寧府都正祖諱　成均生員　贈戶曹判書考諱
順興府使以壽階通政妣　贈淑夫人韓山李

氏父叅議萬宗君以 英宗丙子二月初八日生
正宗壬子四月二十五日卒得年三十七君娶慶州
李氏縣令敦源女生一子有庶子一人並未冠壬子
葬君於始興縣栗日村後九年庚申十月十六日移
窆同縣奉天里丁坐原其從兄 叙次先系及生
卒納于壙曰君幼時瑩潔若芝蘭之芬不可以觸手
者然人皆愛其姿而憂其年及壯而觀於行則心力
堅固類無短局之相余獨稱其壽法不幸余言而不
中豈其姿之清羸者終非以心力可救耶抑別有主
張者存乎嗚呼知君孰如余詳而余今病昏追思如

陽塵所記平日心許者僅數事尚何以徵於文哉君居淑夫人喪哭必有淚至終制如初常伏有位席為之腐君奉老攝家事〻務叢脞而一切先期整理巨細無闕性復為人謀忠久而不解故館必有容無不得其懽心其攻文不甚苦而往〻有驚人語筆畫道緊亦不苦而獲古人矩度此數事者足知誠力之踰人豈輕浮夭短者之所可與者哉推其才性則使措諸國事亦如此耳君病之日自為書一通語終事甚悉而顧大斂無以為禮然君之意豈為貧哉亦可以言其達於是一循之以成其志嗚呼凡吾從文昆弟

者五人余居二君最少而皆飽更悲憾及余年未五十在世惟君與我爾余尚喜身後有君今又忍滋筆誌其藏余豈木石也哉悲夫悲夫銘曰

清秀爲性在理何咎　忌克必行不畀以壽　我銘其幽非冀不朽　勿耕勿鑿告爾來後

孫婦孺人李氏墓誌

丗孫孺人德水李氏之墓東萊鄭基一妻也孺人進士宋鎮之女副正堣之孫判書景曾之五世孫以乙巳十二月初六日生辛酉歸吾家甲子七月初七日歿以八月初八日葬于果川社堂里丁坐之原先塋也

基一之祖　　滋淚而誌其壙悲哉孺人外王父徐
公懋修為我中表叔故吾素與孺人家熟自孺人孩
提已聞其夙惠及入吾门愈見其端方温淑凡持顔
定色謙謹自形於外為新婦纔四年事行無所表見
而人皆曰賢婦賢婦此其居心有足以信於人也基
一之父文容以吾子承繼我伯氏學生府君諱
後實為吾门之宗子幸而得孺人之賢為之婦將謂
先世餘慶在此必能有子有孫為他日宗门之賢毋
誰知其苗而不秀至此遽也及没追思其為人絶無
夭法獨容色瑩白如雪豈物之清者終無久理歟嗚

嗚呼惜哉我祖考進士府君諱　本生祖考　贈判
書府君諱　先考正言府君諱　以判書府君
長子爲後於進士府君於基一爲高曾祖也吾茅四
婦延安李氏之葬亦同日而同原在其上數步焉

清心亭重建記

上之七年癸卯族弟東元仁叟為新溪令其明年甲辰貽書於某曰余始来下車之日輒見邑廛之外有阜窿然枕溪〻灣回滙潗為渟淵為悪瀨阜居有聳無聳之間溪東石山来轃拔者為峯蹲者為巖皆展其下則為壁山水之情有似赴會相闘於阜者其上合置亭以綰衆美放於吏舊實有亭址則久矣余遂欣然有經始之意今年黍稷太熟民饒俗淳邑中稱無事乃損廩鳩材營搆於舊址邑人相喜曰在昔堪

輿家相地脉等亭培以鎮一區之形氣盖始寘亭不
專為遊衍令廢且三十有年矣念其間邑里之盛衰
識亦不為無徵重建實邑人之願也於是無長無少
效功木石不暇敦責僅閱月而功告訖亭凡東西三
楹南北五楹凉軒奥室皆具扁曰清心仍舊名也及
夫丹碧新成映帶林蕪溪山若增其明媚過者無不
怡然改觀余於聽訟之暇未甞不至〻必憑欄命酒
或終日不厭顧余槃心於簿書期會不能無煩壅瞀
亂之病實賴此以自遣焉以余而觀亭之得名良有
不虛焉者此余所以治新二年修廢之政必急於斯

亭者也又曰邑人率錢蓄其嗣葺之備以圖永ゝ不
廢又曰亭不可無記況其記之某曰然仁叟誠知爲
政之要哉弛張政之要術也爲政而無一遊一豫民
何以休乎凡孤村小落必有某樹某邱爲其人盤桓
之區樵牧有暇則必登臨偃仰陶瀉幽鬱是蓋人情
之所必須而若爲官之人其朝晝之所爲求其非優
汩吾心者幾希尤安可少此哉二年而脩亭孰病其
急也且今州郡舘宇多頹危其修繕往ゝ出村迫切
而民猶曰厲我也况其亭坮樓觀非起居常処之所
者乎官有役而民不爲苦者實未之聞也今斯亭之

於邑其地脉之利不利非吾知所急而要之是役之無咈民而爲一邑之同喜則此豈易得也哉是皆不可以不告後之莅此者使知爲政之要休民之術皆不外是而得不至有成毁如前日者可也遂詮次其語以歸之若其風景之美非親見莫狀且登臨者自知之何事乎記甲辰至月某記

萬好菴記

人生萬事惟言語爲難有言語斯有是非有是非斯有喜怒喜怒者恩怨之媒禍福之幾也夫天下之是非吾其豈乎天下之喜怒吾其平乎與論其不可豈

者而必睹禍福之機也何如任其不可爭者而自遠

於禍福之臼也余見一人與人語甲曰黑曰唯乙曰

白亦曰唯是誠非士君子之道也然吾心竊以爲師

學之有年終不能如其人之無迹也昔司馬德操與

人言不言不可余取爲菴名以爲朝夕顧禔之資世

之有論議風稜者將或嗤㸃亦乃甘心於是乎作萬

好菴記

題種德新編後

吳司藝壽民逸甫自湖南游官京師主於其之家其

爲人言不苟出身無薄偉傾危之行此而於吾舘不

厭也顧其家甚貧求補一監丞五年不諧遂自分其
不可得棄官南歸不顧若破甑夫勇意棄官非悠々
者所能而司藝為之不亦賢乎及治任將行叩其槖
無他貨惟新寫手校種德編一卷而已吾見世之才
不後人志意不遂如司藝者何限而莫不有怨尤之
色憤懟之言甚者絕其自好之念而多行其所不為
之事人情激則或無不至也今司藝則不然親於身
其不遇旣如彼其困而奉善愈勤信理愈篤身屈而
氣伸年老而志不衰司藝始可與語種德之道者也
夫種德與種穀其理一也百畝之家終歲勤力不幸

遇甚旱滛潦則往々地赤如場不能収一粒食其功豈不寃哉然遂謂農之無益而廢其業者餓死已也故必滋糞其田益深其畊不悔無功惟恐勤力之未至盖農之道然也然則是編則司藝之畚鍤耒耟宜守其不為一餓而捨之也吾雖昏必知力耕之家其積不匱司藝勉之哉今雖貧何患無食報之時哉若孫若曾必有感吾言之不誣焉者也辛丑九月書于好賢坊精舍

題李書狀日記抄

辛亥冬余有叅董印書之役日赴校書舘幾一日偶

閱館中故帙得李書狀東濵燕行日記卽 顯廟壬寅我五代祖陽坡府君以上使赴燕時書狀也時從高祖議政公以兵曹佐郎借君官號陪行今見李公所記往〻與吾家所錄相叅有蔑明者遂借来移寫一策而還書期促不能錄全本僅抄節若干則是可恨也丙辰季夏某識

題晝永帖後

余守益山益固閒邑值夏晝永則簿訟尤簡時余輙睡一頓若潮期之無日而不至或言午睡招瘧惡可無禁方爭余始借書邑人僅得蘇州詩二卷乃以薄

紙為空卷名之曰晝永帖每當睡意欲至卽以劣筆急寫蘇州詩數紙以警昏墊意實不在詩也然竟遣痎瘧三年乃已弱法固無以禦強魔也故寫至三臺絶句而止盖丙午丁未夏也近来衰疾家居今春偶閲弊笥忽得此卷是為十三年前舊跡遂繼以抄寫牽連至二卷則今春所書實為四之三前之兩夏所未就者今以數十日而有餘非余昔惰而今勤盖官雖無事終不若家之間也事過十年便稱言陳舊況其间所歷多感少歡以此而覩此書首末亦足為感慨之一端云爾戊午仲春廿日題

移厝告辭 代作

維歲云云在昔府君營卜壽藏之日此山營域及結城一穴皆親覽形勢兩有經理及未年所定歸重此地不肖循命建玆幽宅不肖罪逆深重荐罹凶禍今春先妣葬禮宜從不筮之儀祔行于此顧玆宅兆尙多參差之論未保其允吉玆用別卜于安城先塋局內蓋將詳審去就移厝于一處厥後兩山廣采衆論併多疵毁深懼體魄之托非其地有所不寧憂懼之極若隕淵谷乃與相地之人往見結城舊卜之地砂水合法大言吉利惟不肖之愚迷茫昧前後何殊特

依三人占從二人之義將謀改窆于結城以為永宅
末命雖不在此〻地卽府君之所嘗營度衆師之所
嘗稱美惟念志事庶幾無斁今將啓玆幽宅憂懼之
外痛慕罔極伏惟尊靈不震不驚

喪服

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鄭注曰
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按祖父卒而後者猶
曰祖父卒然後也為祖父後者三年者所謂服如為
母也旣曰祖父卒然後為祖母服如為母則祖父在
而不得為如母可知也夫持重非正服也而祖父卒

後爲祖母三年者持重之常也祖父在而服如父在爲母者又持重之變例也凡未可然而然者擧重可然而不然者擧輕此古人記事之體也苟如註說則記之者當曰父沒祖父在孫爲祖母服如父在爲母云爾何也祖父卒後爲祖母三年之文不能該祖父在爲祖母如母之義祖父在爲祖母服如父在爲母之文可以包祖父卒爲祖母三年之旨故也然則孫於祖母如母之服獨在於祖父卒而後故記文擧此原其義正懼有如註說者蔓註說未免節上生節殆非正義也記又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

之黨服夫庶子之為君母之黨服從服也所從亡則
已者庶子皆是也何獨為後者始然也非直不獨為
然尤宜不在此例何者喪服斬衰章為人後者傳曰
為所後者妻〻之父母若子支子之為大宗後者尚
可以為所後者之妻之父母若子況庶子為君母後
不為其君母若子可乎若謂以庶子為父後異於為
人後於其君母不必有加隆之禮云爾則又不可凡
為人後者將移其父道於所後之人移其母道於所
後者之妻故推而及之妻之父母若外孫焉今庶子
為後獨不可移其母道於君母乎且喪服記曰庶子

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其為後故於其母黨絶服而又於君母不處以子道則是人終無母也豈理也哉二經義不相入如此將安所折衷乎儀禮喪服斬衰為人後者疏雷次宗曰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厥此五字按為人後者於其所後者本當稱父則所後者之妻亦當稱母而傳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不曰所後之母而必曰所後者之妻則其於所後者不可稱父而本非闕文可知也 無為人後者於所後者稱父母之文而但謂若子旣曰若子則非子

又可知也不杖朞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若於所後稱父母則於此必加本生之文以別所後之父母而直曰父母而已則父母之無二又可知也雷氏之說誤矣千古仍之悲夫

書芝峯類說

芝峯類說云王世貞論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吾不敢從其而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吾不敢從其生也云云余謂太極圖文之載於宋時國史則曰自無極而爲太極獨胡氏本無自爲二字朱子取胡氏本而謂二字出於史官之妄增然諸說多同異卒無以

證其二字之必無以此言之非但而字之為可議更有自為二字然則弇州之惑將無滋甚乎至於下節則林栗嘗著易解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像四象生八卦解以六畫之卦為太極中含二體為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為四象又顛倒着二體及互體通為八卦朱子駁之曰若如此卽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所謂生者不同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與生實一義爾朱子曰包如人懷子〻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〻在母外恐不同也夫林氏之解易固穿鑿排比大失經旨而其謂包與生為一

義者實有意見恐不可深斥而朱子所引子毋之證
又似欠親切今此濂溪之動而生陽静而生陰云者
安知不類林氏之義乎看得如此則弇州之疑庶可
釋耶
又云史記註邵子以自有天地至于窮盡謂之一元
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千年子會生天地會
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
而消地云云余謂皇極經世自有書捨本書而別引
史記註者何也史記無宋人註不知所取在何書也
邵子經世消長圖寅註曰開物戌註曰閉物朱子與

諸儒之觧曰到寅會天地交感方始生物至戌會之
中兩間人物俱無如是一萬八百年當亥之中而地
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軽清之天混合為一故
曰渾殖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是天地之
一終也夫昏暗極時卽朱子所謂一塲鶻突者也安
有閑物而次消天消天而次消地之說乎雖以臆料
必無天之先地而消之理也所引不知何據而大抵
誤矣
又云續博物志曰四表之内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
然則天地中央上下各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

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數也余按古之言天地相去者諸說不同有曰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有曰天周九〻八十一萬里有曰二十八宿之外各有一萬五千里(三說出緯書)有曰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晋書天文志)有曰自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三百五十里(張衡說)有曰天去地九萬里(徐整曆記)有曰天行六十五度凡積十三萬里(王充論衡)有曰天去地九萬一千餘里(揚衡渾天賦)近日西洋曆家言地球一周為九萬里太陽離地為一千六百萬餘里其餘月與恒星五緯諸天去地各有差等盖此諸說俱非懸空肆誕之

語各有推測之術而術不無疎密故其言之不同如此矣今欲言天之度數而箄引續博物志以證者近失倫

又云天河一名天漢天下河漢之源盖出於此云云余謂天漢載於經著於諸子百家之書從以有恠誕不經之說傅會之然而謂之水精則同也獨西洋暦家言其國人作遠鏡視之其中小星稠密光顯相連若白練云此說甚奇而卽出於目擊非彷彿依俙摹索之比不可以背經而棄之

又云列子言孔子見小兒辨日遠近宋周日用曰當

中而熱者炎氣直下也譬猶火氣直上在兩傍者其炎凉可悉足明初出近而當中遠也余謂列子之說出於侮聖其當理與否本不足辨而原其意盖謂此事雖知足以窘聖人之智云爾甚可笑也然而欲以實理明之則地球在天之中地球之心卽天之心也人在地球之上則其頂上所戴天較平地四方天差近此理甚著今曰初出近當中遠何也其炎凉大小之理曆家自有辨又云古人言月本無光受日光而爲明光暫生而極於盈光漸減而極於虧此天地陰陽消長盈虧之理余謂月本無光受日以明由其有

遠近故爲朔望此本曆家語而沈括王普皆有著說朱子取之是也然則月體實無圓缺而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正耳何関於天地陰陽盈虛消長之理乎至於月食則日月相望爲地球所隔則食按籌可致其理甚明而儒家則謂正對無差爲暗虛所射故食殊不近理也

又云淮南子曰月中有物婆娑乃山河影酉陽雜俎曰月中蟾桂地影也朱子以爲非地影乃地形遮隔

余意月質本黑其有黑暈盖其自内之本質也余謂月中婆娑朱子明以爲地影而今曰朱子爲非地影

者何據也大抵地影之說甚不可通使是地影則輪雖自東傾西影則當正如人轉鏡照影鏡雖轉而影自正也今月影則自昏至曉一是隨輪翻倒此何故也又其斜升正升逐月而異尤豈非可明者乎今謂在內本質者得之

又云月中蝦蟆云云顧兔之說始於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蟾蜍之說始於淮南子及諸緯書蟾桂之說尤後出

占命之術以人始生日時七政所在占其休咎固非無依據但古曆以羅睺計都月孛紫氣古曆謂之四

餘羅睺即白道之正交乃月道自南溯北以交于黃道之一點其正對之點即計都月孛即月行圈極高極遠之點皆人所虗設之名而紫氣則尤無當于推步故今法但取三餘若其宲無閡於天象則四餘同也其不能為吉凶明矣自古推命家兼七曜而布局其無謂也

又云觜宿音嘴平聲與口觜之觜不同按觜星之觜或言音訾或言觜三星狀類鳥觜故得名觜音當從嘴兩說未知孰是

觹前三白之說出自唐人而世以三雪當三白愚則

謂不然盖臈前三雪則何歲不然農之重雪本取膏润土脉辟除蝗虫故今時農人亦以冬雪之旋融旋積為来歲豐驗盖三白者謂冬雪不宜積塞凌兢而必貴其融液入地也

張大嶽之文曰雷字古字作回為龍蛇盤屈之狀易雷在地中雷出地奮曰在曰出明有其物也殆亦蛟龍之類秉純陽之至精者隨陽氣之出入以為起蟄

余謂嘗見小說言南方有獸名雷狀如猪冬蟄地中二月始出雷聲即此物所作人或捕食味佳雷州以多此物故得名又言雷州人喫此者多震死云誠恠

矣然豈雷霆之雷乎此特其聲似雷又其起蟄與雷候相同故人以名之耳大嶽所謂蛇龍之類者卽指此乎王充論衡曰畫工圖雷狀晶晶如連鼓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世人莫不為然原之虗妄之象余則謂大嶽所云眞未免虗妄哉

又云楊升庵曰歲陽名始見於爾雅攝提格以下二十二名是也後世相傳以為古甲子而攟史記曆書紀見之疑漢世術家創為此名而後人竄入爾雅余謂升庵此論可謂知一不知二也盖甲子之作本以

紀日非為紀歲逸周書少閒武篇辰以紀日宿以紀
旬是也是以自虞書之辛壬癸甲以至易詩禮春秋
凡言甲子皆以日不以歲也故絳縣老人稱七百甲
子屈原言惟庚寅吾以降班固曰殷以生日名子如
太甲帝乙武丁是也若使上古日與歲俱以甲子紀
名若後世則絳人之稱七百甲子屈原之庚寅殷王
之甲乙丁孰知其是歲是日乎故春秋無歲名而古
人舉歲每稱歲在某〻即玄枵星紀等十二官名如
史記貨殖傳太陰在卯在午亦此例也然則歲終可
以無名乎焉逢困敦等號即乃紀歲之名故史遷曆

書以此紀歲者非好奇本當如此也旣著於史記又載於爾雅則斯可謂信書而乃以後世之見硬定一義遂爲經史之文後人竄入而必求合於己說解古文如此卽有何難乎至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而以庚申紀歲者卽以漢後歲名追改之者也是與高祖本紀中正月卽太初以後追正而非當初本稱者同也

又云東方朔占書正月一日鷄二日拘以至七日人八日穀云云余嘗見小說言人物皆夜寐晨寤之有先後鷄最先次拘次羊次楮次馬次牛人最後故以

此序屬日此言或有理耶

又云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三破日余嘗見明人小說言此三日即洛書入中宮之日蓋自初一日起一至初五入中宮終於九又自十日起一至十四入中宮終於十八又自十九起一至二十三入中宮終於二十七餘日不計而中宮五數是君位民庶所不敢用非忌避也然則破日之云本自無據也

又云月令仲春鳴鶗鴂按月令無題鴂之文月令非僻書不知緣何致誤如此

又云月令王瓜生韵會王瓜根可生食故得瓜名然

王瓜實小而以王稱何也或言王瓜即今俗所謂籍田瓜也其種本小而先諸瓜而生薦進于王故名之愚按月令王瓜生鄭註曰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氏旣曰萆挈又曰王萯則可明其非瓜矣今曰實小而以王稱者抑據何文耶且古之稱瓜皆即今之甘瓜而今之常瓜乃黃瓜也今之籍田瓜非本古所謂瓜而至如薦進宗廟乃我朝之事則欲以此當王瓜之名大無理致

又云格致叢書云夏小正曰十月黑鳥浴黑鳥烏也浴謂飛乍上乍下也愚按夏小正曰黑鳥浴何也烏

浴也者飛作高作下也然則本文稱黑鳥未嘗稱黑
烏而以烏解也其稱黑慈烏大嘴烏二種故稱黑〻
者大嘴也

又云月令仲冬荔挺出鄭玄註荔挺馬薤也今謂十
一月爲荔月以此周易莧陸夬〻註以爲今馬莧
感陰氣之多者是也楊用脩曰蔡邕高誘皆言荔以
挺出鄭玄以荔挺者名者誤矣愚按顔氏家訓曰月
令云荔挺出鄭玄註云荔挺馬薤也蔡邕云荔似挺
高誘云荔草挺出也然則荔挺爲草名誤矣此本顔
氏說而楊用脩襲之也然易通卦驗曰荔挺不出國

多火災顔氏亦引之而又見逸周書時訓篇曰荔挺不生御士專權以兩說見之荔挺似指一名且蓉蒀則既以荔與挺爲兩物髙誘則荔爲草名挺爲生候二說又相矛盾也顔氏又曰人不識馬薤乃以爲馬莧按馬莧郎東俗所謂小莧與馬薤判是別物顔氏識其誤解者是也今以易註馬莧證荔挺者抑未見此耶

二十四氣中小滿芒種二節自古不知其名義見周禮地官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曰芒種稻麥哉則芒種之義可解而小滿之義終不可解

又云一日十二時一時分八刻子午各加二刻一晝夜共一百刻韓詩曰百二十刻須史間豈唐時漏刻與今異耶愚按漏水之刻始自黃帝而周禮有挈壺氏卽其官也其法㧾以百刻分于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漢興㫖多疎濶劉向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晝夜差二十刻大章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寢廢至王莽竊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魏晉相傳不改宋

何承天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朝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隋開皇中立表隨日影驗漏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定前後別亦不同唐五代皆用百刻之制至宋熙寧沈括上熙寧晷漏四卷亦以百刻爲限今時憲法則又用九十六刻蓋一日有百刻分之以十二時則一時有八刻其餘四刻又均於九十六刻之內未嘗子午二時各加二刻也唐無百二十刻之法則韓詩不過用漢人語耳

又云稗史夜漏五〻相遞為二十五至宋去五更後二點又並初更去二點首尾止二十一點愚謂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故終宋之世宮中六更至理宗景定元年曆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五更頭之讖始驗蓋庚更同音也宋時内樓五更絶後梆鼓交作謂之蝦蟇鼓外方謂之攢點楊誠齋詩所謂天上歸來有六更是也所引稗史未知是何書而宋人五更外尚添一更今云五更去二點者果信然否

又云論衡曰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井泉

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生
余謂佛之生乃中國之大变此記異也列子亦曰西
方有聖人則周之時已知有佛矣愚按内典有佛道
論衡其言恣誕肆僞無忌憚不経之書也緇流文中
凡引用此書或但稱論衡蓋為乃家典籍故也今見
此而認作王充論衡豈不繆乎且此記文又有誤者
本書則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井水溢
山川震動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昭王
即勑鐫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此即佛初生之時
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地動

天陰太史扈多奏曰西方聖人滅矣此卽佛入涅槃之時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乃文殊菩薩於雪山化五百仙人放天光明之時蓋春秋有恒星不見之文故欲因此傅會於文殊放光之事此在釋迦已死之後非其生時也釋迦生時則無恒星不見之文而今混録之謬矣列子之書卽後人裨會成編非若道德南華之爲當時成本故寅多猥雜此卽其一條何可以此爲周時知有佛也

又云甌邏巴輿地勝覽曰區度寐國在東北方云云

甌邏巴安有輿地勝覽凡地誌欲通名輿地勝覽耶

誤矣誤矣

又云三才圖會曰赤壁磯在黃州蘇軾遊此以爲曹操敗處非也以蘇之博雅而猶不知此何也愚按黃州赤壁卽水邊小阜本名赤鼻山鼻與壁聲近東坡遂認爲曹操赤壁東坡緣何錯誤至此此水亦不過溪澗與賦中語大異尤可怪矣陸放翁入蜀記中已言其可疑然黃州本在江右其非曹周戰場則明矣

又云朱子與客談風水因曰冀州好一風水岱嶽靑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余謂朱子論冀州風水一節錄入於禹貢冀州小註中

然其實朱子未嘗至江北况冀州乎不過按圖想像之言也

又云世謂三神山在我國金剛智異漢拏云云余謂三神山之說本自虛妄至於以我東諸山當其名者尤屬局見然而事無虛實足以備談生一資故詩文用事不害為妄言妄聽此事本止如此今以三山名蹟擬冒於東方數山證是證非屢言不已其真以三山為實有而亦果在我域乎豈不見笑大方

又云河源在吐蕃西鄙云云愚按張騫放河源以為茇葱嶺伏流千里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悶

磨黎山皆非也至元命督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
求之越四月而得之翰林學士潘昻霄爲之記在事
元史盖黃河本東北流通計屈曲九千餘里入中國
而張騫所訪反在其萬里外爲吐潘遮隔不得假道
故也崑崙山一名大雪山自河源至崑崙約計二十
日程河行過崑崙南而東而北而又東南行入中國
今言天下之山皆源於崑崙者尢謬矣江源亦與河
源同出於星宿海由崑崙之西南而東北行合于岷
江其源更遠於河矣

文可尚卽文山之十六代孫崇禎乙亥漂伯于殷粟遭丙子之亂仍居恩津手錄華語三卷進獻授通政階嘗有詩曰流落腥塵万事非聖朝文物夢依俙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蘇郞幾日歸三十年來風異響八千里外月同輝華音已変氈裘弊誰識楊江舊布衣自言文名榮光嘗為益州刺史家在楊江邊云

乙尹之丑音同醜卽尤韵上聲故書伊訓乙丑顧命乙丑及孟子公孫丑景丑氏等字諺解音皆從醜是也然而日周言語及讀他書時皆讀丑為畜誠未可曉也嘗謂近世音學輒昧鹵莽至此云矣後見地誌

南原丑川一名畜川然則其誤讀久矣不知其初緣何轉音爲入聲也

後漢明帝幸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注曰五更老人知五行更待之事者義恐非是按秦之制爵有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大夫十四右更十五小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内侯二十徹侯漢制仍之其第九之名五大夫者自第五名大夫至第九爲五級而其中公乘亦大夫也故

曰五大夫以此推之二十級中有不更左更中更右更以更字紀爵者凡四矣意者五更者必特設尊禮之號以待鄉老而其位在右更之上故曰五更蓋三老五更皆待老之名而不在爵級之限若後世奉朝請之類也然此乃漢承秦制之事秦以前無此也然則樂記禮運祭儀等編有三老五更之稱何也盖戴記諸篇多出於漢後諸儒之手據此亦足以知之不可以此而反證秦前之有此名也蔡邕曰嫂古作嫂叟與更通五更當是五叟此言恐亦近蔄且

王制三田註曰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時也疏曰夏是

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
田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註曰虞主用桑
者取其名穀梁傳疏曰虞主用喪者桑猶喪也取其
名夫夏不田者必當有所以然之義豈為虞夏與春
夏有字同之嫌惡觸其名而廢田狩之禮乎至如桑
與商音同故用為虞主者尤近傅會聖人制禮之日
雖於徽文曲儀必各有意而要之折衷於理義豈其
嫌忌拘避若後世之多而率以施之於節文之間乎
前宋諸儒之解経如此等処政所以見侮於宋人者
也春秋桓公四年狩于郎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

冬曰狩何休註曰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擧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穉故於園圃中取之以此見之夏之不田本非無義也宰我對哀公向社以使民戰栗釋周人以栗之義而夫子責之若謂稟事故用稟則宰我之說原自有据而不須責也

秦漢以來五行生克之說支離苟且至于今節上生節去而愈繁誠令人可厭由是近世一種之論遂以五行爲無曰天地造化之迹當以周易爲宗而周易不及五行是無五行明矣余謂〻五行有生克者非

也遂謂無五行者亦非也可謂兩失其情請溯本而
論之蓋盈天地之間者是氣也有氣斯有數未有〻
氣而無數者亦未有〻數而無氣者是以數亦盈于
天地之間也夫數者何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也數旣有十而其
位則五易曰天數五地數五〻位相得而各有合凡
天地之間百千萬億籌數譬喻所不及之數其綱不
出於天一地十天一地十其位不出於五至於五而
更無可以加減則五者數之樞紐也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以他數除之除不得唯六能除地數而天

數則亦除不得獨五通除兩數無処不可是所以為樞紐之驗也是以天地之間運用生化之妙皆以五為數此非人分排之名實出於自然試以方位言之則萬物隨其所在以為中又必有四方是成五方此所謂自然而然者天地之氣妙行而成者其數必五故名五行也

人於五行有二說一曰陰陽而已安有所謂五行者一曰天地之間惟五行生克之理而已余則謂兩失其情二說皆非也請溯本而論之盈天地之間是氣也有氣斯有數故無有氣而無數者亦無有數而無

氣者是以數之為盈天地之間者與氣同也數者何
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里是也雖有自一至十之名其位則
天數五地數五〻位相得而各有合然則盈天地之
間億兆至不可數者其本不過為自一至十自一至
十又不過五位至於五而更無可以加減者故五者
數之宗也數之樞也其所以為宗也樞也者天數二
十有五地數三十他數不可除而惟六能除三十而
至於二十五則不能除獨五則通除二十與五三十
無不可此所以為宗也樞也是以天地之間其運用

之數皆出於五此亦非分排而得也先以方位言之
則萬物必有其坐而又必有四方此所謂五方此豈
非生於自然者乎故天地之間事〻物〻未有非五
之數此即天地之氣行而其數爲五故名五行味色
焉而有五臭焉而有五音焉而有五性焉而有仁義
禮智信材焉而有金木水火土卽物之五行也而特
因色臭聲性俱非有形之物擧有形而言故金木水
火土於洪範也令香主色而言之則青之材爲木可
也主臭而言之則香之材爲土可也主音而言之則
商之材爲金可也主性而言之則禮之材爲火可也

何必以材爲主而言金色白臭腥音商性義乎甚至於如京房者以乾爲金以坤爲土然則天地未生之前五行先生以其氣爲天爲地也其爲悖理甚矣至於生克之說全無事理若使金而克木則色之白者必克青臭之腥者必克羶音之商者必克角性之義者必克仁今旣知色臭味音性之無生克則五材亦必無生克也大抵天地间水火而已水火能相生又能相克闔闢消息之機惟此兩事安 水火金木土相生相克之理乎余故曰以五行謂無者味於道者也以五行有生克者小巧而大拙者也

劄記 下 ○五則

癸辛雜識曰世俗命強記者曰張松披蜀記劉禪記注楊脩以所撰兵書示張松飲宴间一看便暗誦之卽此也周密之考据則是而殊不知世俗未必盡見蜀記注也演義三國誌此事甚傅會張皇演義之熟習耳目反勝於正史世俗之說多出於此而未必出於彼也此有一證楊節潘氏之論歷代史可謂大文字也而中曰明燭達朝乃雲長之大節雲長明燭卽是演義可笑之語而輒引而為千古史斷之一段潘氏不知是何時人而槩元人也政與周密先後而其

言如此則伊時世俗之習於演義而與正史併行可知也張松之云恐亦此類而適是 史中事實故不如明燭之 也即今中國関廟之遍於天下而追是家供而户奉者亦未必不由於演義之信也往往見華人文字以演義之説通於正史者多有之可勝慨乎

今人恒用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门之語而不知何出此本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衛彪傳註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文子作性之害也史記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容也此

蓋一字而轉誤至此也欲頌二字谷與公易渾頁與
欠行草易訛又以徐廣之訓頌為容觀之則頌與容
本可相通而容與害又皆有冠合三說而通之則其
為頌字而容為訓最得
古人於其不知蓋自傅會如元日飲酒謂之屠蘇不
知其取名之意而屠蘇是屋名也乃曰屠絕鬼氣蘇
醒人魂此何謂也廣雅曰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
平曰屠蘇邵子雲雪賦云韜罦罳之飛棟沒屠蘇之
高影魏畧云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似
如今京蓬之類也孫真人有屠蘇酒方升菴以為取

庵名以名酒未知然否

世說謂王羲之作蘭亭序人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以此見之石序要必佳作且時人之所比方者指其筆力非謂其旨義之彷彿也今見所謂金谷序者文不甚高且其造語大類蘭亭　似後人模範羲之之作也甚可疑也李白所謂罰依金谷酒數者其謂此序乎其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别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甚為娛目歡心之物

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方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舒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冩詩著後〻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家中舊聞 所聞如不實雖嘉言善行不敢誣錄

五代祖翼憲公時有人獻夜光珠一顆試懸之丹房中門内光及於内房其間為六间翌日還于其主有老婢兒時見之者言于朴姑母朴生員宅似記是館主人而未詳

生祖考少時買駒馬喂飼成大馬步驟異常本價不過十數兩後優可百餘兩有一歲驛將立馬時有急事若無馬當生梗聞有此馬頗以厚價買去當不下數百兩屢次来乞不許之終以生梗之事来言乞之甚哀卽以本價賣之曰吾豈馬儈也哉廉價而厚售乎驛人始不信之終見非虗辭喜出過望且頗疑畏

而去

曾祖妣性度温慈嘗使一奴入庫中取物及出又令埽除庭階奴執箒埽地尻高掀露腰纒一繦錢盖庫中有錢奴偷取纒腰掩之衣底而因折要見露也奴甚惶愧冈措夫人卽令其奴曰出外抬其婢来奴遂出外鮮繦入来更執箒埽地其爲人方便不揚人過如此

生祖考喪生祖妣三年哭其聲未嘗出户

雜錄十則

朴判書師洙自平安監司任所遭艱返喪江上亭舍

任叅議斑往吊朴公以病不受吊延入寢室任公入
坐唁慰語畢辭歸而公素有情契任旣委到江上無
一語起身有非常情朴公愕然問其意任曰大監雖
尊貴親喪豈有貴賤今見居處動止頹無哀前喪人
貌樣十里來吊甚覺悔也以此無意久坐朴公本躁
暴語無顧忌之人而此時赧然垂低不能出聲云
姜承旨潤居安東家貧有老親嘗宦遊京師爲親養
求外除聞有親癠急歸〻見親病已篤未旣親歿其
後屢除郡縣皆不忍赴除監司亦不赴平生不居外
任

金生在已進士山厚之子進士病篤在已斷一指以
血滴其口其後嘗見生卷手不出手人無見之者
長城孔志文有弟同居產皆饒富弟嘗以賣田之價
貿麥為麴將賣之已受價三百二十兩買之者運出
之際其積麴中在下一束有虵污之跡志文謂其弟
曰毋賣也今適見一束有虵而安知不全積併污乎
吾輩雖失此豈餓死乎買之者曰以一束而棄麴全
甚無意宜棄已污之束而其餘則請買去志文曰不
可麴者將為酒非人之所食則乃祭用也烏可以利
厚而為昧心之事乎買者曰然則許多之麴將安用

乎志文曰吲牛吲楮豈無區处但失賣田之價耳於是其弟盡還其所受之錢遂不賣鄉人稱之志文登今年庭試武科 庚申記

李梧川相公家素貧調度常乏家人憂之其從弟判書宗白為燕行上使盤纏有餘財而梧川籬下適有賣數畒田者將為梧川買此而不敢擅行梧川方在梧川鄉舍判書歷路留宿一宵試言其意梧川聞之曰君言誤矣吾雖不肖位居大臣吾之所食自在廣興倉若使得罪國家首領猶不能保有況田乎君以許多年紀見識如此況家人乎辭意甚峻判書不敢

再言而去

尹龍仁叅國判書師國兄弟嘗同居龍仁先歿判書悲慟踰人々或語到其兄必流涕漣洏歿後數年猶見其如此且其敦睦過人遠族之無依者必賙䘏不怠嘗爲江東守歸已數年家素貧妻子之衣食不裕而時有再從叔母寡居極貧者見歿乃使傔人取來藏中某処所在某色箱子開見則乃衣錦紬帛若干種僅周窮喪一具遂用此爲襲歛人有問其故對曰彼再從叔母極窮且老終當一逝捨我更無擔其憂者故畧備以待云且於先塋碑誌之事不遺餘力雖

屢經守令監司其俸餘所得不事求田向舍而盡用於墓道之役如旁親之墓亦皆竪碑埋誌無所餘憾此三事人皆以為不可及

洪叅議梓少時與李相天輔吳大提學瑗南奉朝賀有容黃大提學景源李叅議存中李大提學鼎輔等同硯而諸人皆推洪為巨擘其後諸公擧滚滚登庸而洪獨未第人頗稱屈諸公亦皆力畵洪之得第矣癸酉謁聖試洪入塲見出 御題卽明丘濬進大學衍義補表葢洪在少時與右諸公同做科表限以一朔而罷羣少聚會日事閒談至二十九日僅做九篇

至三十日相謂言一朔不滿十篇甚可愧今日當無
閒話必成一篇云ㄷ畢竟又以談話失晷至夕不得
已聯句成一篇而篇中洪之句最多遂錄於洪之私
稿之末其題即此日所出之題而此日試官擧皆其
時諸公也題才出洪之從弟檍自他所來問曰兄主
嘗有做此題者矣梓曰然檍曰兄主欲呈舊製乎梓
曰我則將改製矣檍曰然則舊作弟欲用之如何梓
曰汝欲則用之檍遂寫卷以呈須史拆榜呼名檍爲
壯元或問於梓曰入手之科拋棄何義梓曰固知此
文一呈則決科無疑　士大夫立身之初以科情用

私得名則將何顏行世乎以此不為耳命應得科何必令日乎其年九日製果占魁決科其謁聖試日有在傍詳見其始末者每向人道此以為不可及

曹參判允大士元遭其母喪於蘭洞其後不忍入蘭洞一步此事雖似過中蓋其情有所不忍故也

朴潭陽仁榮平生不言人相之美惡余見今人多衒口說人之貌相而於訕毁之時詞鋒尤銛此甚薄德也蓋相之為好為惡本自無知而特言之容易又非當下勘破之事故莅口無疑難忠厚者理當無此後生當以朴丈為師

李參判心源定其子昏在明日始欲宰牛備宴其日夕聞門內有牛鳴之聲意忽惻然遂念曰因行吉事而殺大畜非善事也遂向於家人曰家屠與買市利害何如而必私屠對言買肉之費當為家屠之三倍參判遂令買用而牛則使家奴往賣於市曰必使耕者買去無或屠殺奴乃欺其主而私自屠賣其肉乃有大毒其奴及買喫之家一時死者為三四人遇毒幾死僅生者不可數若使以此肉為婚饌則其禍當不下於李春礦家宴寧不凜然乎其惻發仁心足以遇善報非但為福力之完也

朴南原 知源 行錄 六則

朴三陟末年謂我仲毋曰近者老庚持心行事庶不至知其不足而爲之吾雖令日死可以放心

朴三陟喪後至叔將集遺事爲墓道文時有吾宗一人嘗敬服三陟丈而未有顯分者謂有遺事可錄皆盛德事也余以此意言于至叔至叔聞而不荅盖其意墓文當從實行雖稱道盛德事非自家所見聞者亦不欲濫採少涉於虛僞也其懋實無虛類此

性甚峻整而於論議是非一從公恕余見人多矣心無毫分黨私之論者惟見至叔一人而已

言笑不苟絶無詼諧
看書透明過人必見人所不見
高麗明臣河允源為大司憲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
八字於木籤掛臺上然後視事臺叔為全州判官時
嘗書此八字為小屛嘗置左右

與尹星州光垂往復

字音往復書 三十段。附答說

五億若嫌不雅改以正音湏如何耶羲揮之名亦好矣聲說折衷亦不穩聲說改以聲韵折衷改以傍證似勝耶

序文似若有可議処而此則緻文之少疵也未暇論當俟面陳

經世正韵二十八字列宿之象云者只是傅會之辭也列宿於聲字初何有関涉乎字適為二十八故以列宿當其聲耳若止於一則必曰太極之象二則必曰兩儀之象三則必曰三才之象四則必曰四方之象五

則必曰五行之象如是至於三百六十周天之數而
無不有可引之象然則隨其數而檢得數目上偶同
之物以爲取象於此何數不然乎漢伏生尚書爲二
十八篇而時有古文百篇之說孔安國從兄孔臧者
乃與安國書曰二十八篇取象於二十八宿何圖復
有百篇耶云云愚嘗見此心笑儒者之傅會自古已
然今經世正韵之說適如此耳況正音之寫在紙面
者二十八行耳究其實原不止二十八乎
初聲之ㅇ象天ㅁ象地云者似得　聖人造字之本
意誠善之善也但其下似多累句以入爲出於口者

近於傅會上旣言諸字皆從地出而下則曰ㆁ生ㆆ
ㅎ亦近矛盾以己△二毋不列於正位者卽以五聲
言耳若其言者時則未嘗不在二十八字之列且以
閏月度律譬之者何義也方以天地人三才從頭立
說推類至有子孫之喻而忽於此二毋以曆法樂律
言之無乃自亂其例耶●之譬太極窃謂太失擬議
若以爲中聲之始而譬之四德之元四時之春三十六
宫之復則猶可也太極二字恐非其倫况中聲尤與
初聲有異者乎
竝書與唇輕音等十毋明在正音原訓中特不占書

行別耳今當直云二十七聲何必以行成等語故生支節耶且分排二字似不穩分排有強湊之者義此圖改以二十七字母分屬五聲圖如何

經世正韻云云甚不可解初聲明有二十七聲而雖去輕脣等四聲亦當為二十三何得云初聲十七乎又其必去半舌半齒二母者何義也畢竟刪之滅之必合於河圖中宮之者　者何義而抑又將用於何事也究之無補於實用而徒炫初學之眼目使疑其有深遠難知之理而已也

十五音取象八卦一圖竊謂刊去為好● 之譬太極

已於原訓言其失擬矣假使字音之加倍生〻一似
宋儒八卦太極之圖猶不必引而為證何也理致本
殊而不可相為据也今此圖之一二四八隔層分列
者恰似啓蒙中圖狀而觀其宗則節〻不符易圖則
明其自一至八之序故一與二與四皆不用而用獨
在於八此圖則一與二與四與八皆其用也其不類
如此且其四之生八也傳變之體亦似失倫悉意則
謂此圖列之為好也苟必欲存之者ㅗ变為ㅛㅘㅏ
變為ㅑㆇㅜ变為ㅠㅝㅓ变為ㅕㆊ則猶勝耶
三十音固合有圖未知古人有經道者否

謹按中五約之而為六者即上三約為九之說也將以九與六為陰陽之數而分屬於聲與音耶是不然九果為陽數而今所以三之者何義六果為陰數而今所以五之者何取若使四約而可以為九則將以四約之七約而可以為六則將以七約之然則三與五不過為偶揲之數非理之所寓也三與五旣無理義則其所得之九六亦非真數也

影音一畵誠卓見也聲韻轉之妙惟正音折形之正音微玄之旨惟此畵闡之可以開昏塞而通曉越重譯而明諭正音之不惑百世流通萬方者其當有賴

於此篇審矣穰王勿須費神於無用之象數惟向此篇更加重言復言能使吳蜀之人一聞而可曉則正音必當一行於中國其時穰王之功當無窮於後世也勉之勉之然此篇之名亦有可言者茲復貢愚焉今以原訓中終聲復用初聲一句為影音之根此義恐誤也正音中自ㄱ至ㅇ十七行即初聲自•至ㅕ十一行即中聲也繇此而仍說終聲之理然後其和合成音之理始完而所謂終聲非他也即自ㄱ至ㅇ十七行此即所謂終聲復用初聲者也故其下即曰ㅇ連書為脣輕音其下又曰初聲合用則並書故其

下始曰凡字合而成音惟彼初中終三聲之義至此
而說之始竟矣初何與於影音之義乎夫影音一理
乃成音以後妙悟而推廣之說方其創道正音時豈
有未竟三聲之義而先及於影音者乎影音本在人
口舌而惟明於理者自得之是故惟稀出卓見也是
故謂開發也是故謂明諭也何必求之於原訓之中
乎此圖之名改喉聲為影音圖如何
謹按一節當加敷衍明暢雖至十板二十板勿憚其
煩使初見者一見卽了可也
圖中間音一條未詳所指不敢妄論愚意則皆以阿

阿影音即影母ㆆ娑〻影音即日母ㅿ而未敢自信

辨玉試以此入思

歧音五十六非但吾舌之所不能出亦理所必無者

此等之不載書中非為欠闕刪之無妨

古人以訓民正音與極經世配合作篇故有淸濁翕

闢之說而其說原多未盡然者今此篇則位置旣與

古異而又不無可議者所云翕闢之間與半闢半翕

其雜當如何乎夫天下萬事非陰則陽未有不陰不

陽居陰陽之間者廣韻及洪武正韻字母篇以疑泥

等字母屬之不淸不濁實為未安世豈有不淸不濁

之事爭故韻會之改以次濁可謂得宜此云闢翕之
間者亦恐天下無此等境界也且謹按中數之一三
爲清爲闢二四爲濁爲翕者即先天之學每事判作
四片之法而圖中原無日月星辰等四象之位其說
恐無歸趣愚意則此圖斷宜刊去而清濁一圖則合
於上五聲圖似好如何如何且此圖與上八卦圖宜
相參看如易之有方圖圓圖同其理致而今此兩圖
則位置不同亦當更思
上既有十五音變爲三十音圖則曳音十五亦爲中
聲矣作字法亦宜並舉三十

作字法下附華音一段不宜在此當另作一論

若以十一音為天地中數則其中何音為天地五數何音為地之六數若不雜此則凡世間十一之數皆可稱天地中數乎且經世正韻有上一報若加此當為十二矣然則天地中數之說不可用而將復揀十二物以為數耶日支方位律呂胞胎等數亦皆有十二何患無物但恐譚理自有一定不可以文字隨時排比也

終聲之理本止於七卽ㄱㄴㄷㄹㅁㅂㆁ也ㅅ亦為

終聲而其音與ㄷ同故不別為一類然而御天歌等

等書或作ㄷ或作ㅅ者有由焉凡讀字之本音則皆從ㄷ上下兩字連讀時轉折所成慢聲則皆從ㅅ如釋笠則曰갓 如釋㚖中則曰곳속之類也然則不可以ㄷㅅ分作兩聲至於△則尤不當作一聲凡俗語字音累〻相續方成語脉而上下兩字有緩連處有促連処故上字方邅不及下字之時其上字餘音緩曳將轉処此乃用△以表轉聲非謂終聲之有此一類也此有可ᅀ者經書諺解古本吐有ᄒᆞᇰ이다此非ᇰ也乃ᇫ也若使近日諺文爲此則當作ᄒᆞᄂᆡ다盖明ᄂᆡ다兩字之間其聲稍緩之義非作爲終聲吐讀

也御天歌中釋弟子曰아ᇫ이豈有稱弟為앙이如昂伊者乎此乃說아이時아字餘聲當稍延長故作아ᇫ이若使近日諺文為此則亦當作아ㅣ이也故四聲通解所云支韻齒音以ㅿ為終聲者即此義也然則ㅅㅿ兩母不可作終聲甚明若其ㅋㅌㅍㅈㅊㆆ七母尤不可作終聲亦皆是轉音也凡轉音者十七母無不為用既以ㄱ為轉音而復用ㅋ既以ㅂ為轉音而復用ㅍ既以ㅅ為轉音而復用ㅈㅊ既以ㅇ為轉音而復用ㆆ既以ㄷ為轉音而復用ㅌ者無他異也不過隨其上字之清濁而異其轉音之輕重也

古人諺譯之書試讀之自可知也

聱說謹按首段語多病敗韶友之評得矣愚意亦謂

宜刪

愚之所嘗惑者卽四聲通考也每欲一見而未得世

豈有之而愚獨固陋未之見耶愚嘗妄謂四聲通解

所引四聲通考卽非　英廟所定之書也何也通解

序云　世宗大王創制訓民正音譯洪武正韻命高

靈府院君申叔舟會爲一書冠以諺音賜名四聲通

考此蓋崔世珍之旣誤知而遂以誤後人者也知其

然者　英廟之世申公安得封勲爲府院君此語已

不掩其紕繆且見一書有載申公文似是通考序也
其文曰洪武正韻因其舊而分入字母於諸韻各字
之首用訓民正音以代反切且以　世宗所定四聲
通考別附之頭面復著凡例為之指南又曰七音為
三十六字母而舌上四母唇輕次清一母世之不用
已久且先輩已有變之者此不可强存而泥古也又
曰獨於入聲世俗率不用終聲甚無謂也蒙古韻與
黃公紹韻會入聲亦不用終聲何也如是者不一此
又可疑者也云云以此見之申公此書不在　世宗
有宥之時可知而謂附四聲通考於其書之頭面則

四聲通考本非巨帙亦可知也然則申公之書必冒
名通考而自家之增補居多所以序中言復著凡例
爲之指南而舌上四母唇輕一母之不可強存而泥
古云者卽其凡例中事也由是而思之則崔世珍所以
修潤而爲通解者卽申公所增之本非 世宗所定
原本明矣此又有明白可卞者若使訓民正音之後
復有別制作字之法則訓民正音乃不過爲制字時
草稿也何足爲 聖人傳後之文乎今於通考通解
中有齒頭整齒之說乃以ㅅㅈㅊ三母有左長右長
之別其言之得失姑捨訓民正音中原無此例則明

矣果使正音中不可不有此一例則世宗宗造字須示之後何難增修此一節以為完書而曾不及此乎此皆必無之理也蓋後人之所信而為此學之前覺者卽崔世珍一人而崔乃錯解年代而一循申公後人則一從崔解而至于今未有其誤也若其齒頭整齒之說原不可瑩曉其曰齒頭則擧舌點齒故其聲淺整齒則卷舌點腭故其聲深夫卷舌點腭者豈非舌上之音乎旣曰卷舌點腭而必以整齒名之者何也今若依其舌卷舌點腭讀如徹澄則恰成ㄷ毋孃則原是ㄴ毋然則通考所謂齒頭整齒者實非廣韻

等自古所謂齒頭整齒之音而申公之讀之如古舌
上音而特名之以整齒者也故不得不以知徹澄為
母又不得不移置於精清從之下也求其本則非四
聲通考之過已自韻會洪武正韻而失之也故通解
廣韻子母圖下崔世珍所記曰舌上音即同本國所
呼似與正齒音不同而漢音自歸於正齒云〻其所
謂漢音即指當時行用洪武正韻等書也夫訓民正
音者包括今古得其中正欲加一畫不得欲減一畫
又不得可謂百世不惑聖人復起不易之書也唇音
不無輕重故為○字連書之法以成其音其盡善盡

美如此而乃謂於齒音而獨漏一般乎今以左長右長之法欲補其闕者可謂不量之甚而不啻畫蛇之添足也然則廣韻等三十六字母之齒頭正齒而音終無分別乎曰不然在昔子母之法出而反切之理明蓋絶藝之良法慧心之能事也然而不能直註字音無所假借如正音之明且捷也故不得不以字諭字其所以艱辛說道終隔一瞙者也此凡字母不過二十三而惟見溪羣疑四母無傍般相混之嫌其餘端與精透與清定與從泥與來四母則方其讀單般時如다자타차따짜나라之類固判然不相近及其

讀雙聲也如디지티치미찌니리之類雖麄於音吐
者易於相渾至於心邪兩母原與喉音易渾故別爲
知徹澄孃照穿牀審禪等雙聲九母以斷其嫌似之
疑蓋其初以中聲分母也惟脣音有輕重之異故別
作非敷奉微四母以附於幫滂並明而其所以差殊
者甚微故正音不復另作厥字惟向本字下着ㅇ以
別之夫字母之用細究其初似不出此而後人必求
三十六聲以合其數則終不可合於是或增或刪至
洪武正韻三十一母而其數終無定也以是故專坐
於以字喻字之不若正音之直捷也自古從事於字

學者何限而其易知易從真的無疑未有如正音者
也經世正音字母最得正音之理後人當以此為宜
嘗見申承旨所著邸井書即其後來改題為韻解者
也其中多超詣之見誠有大過人者而獨是傳會象
數之說殆過半書其言愈巧而愈無味為累於其書
者大矣若使用之科場中策問逐條則善矣畢竟何
益於正解乎今就其說而言之則以圓為土象者曾
所未聞金之象尖銳者出於何書以ㄱ為曲直則ㄴ
獨不可為曲直乎彼固欲以ㅅ為火之象而其柰金
無區处之道故不得已以ㄴ當之試道ㄴ何以有尖

上之象乎至於以口爲盈坎之象者苟且極矣令人
一笑稱玉方著吾東有數之書而乃取此等之說豈
不慨然
經世正韻象物始生云云與申說何異恐不須取
韻解曰宮徵商羽云云金是杜撰無識焉
正音原訓及其舊書脣音皆作ㅂ而今作日未知出
於何書若無可證則申言不足爲據
中穀謹按二段皆妙解也令人脗然恍于心
韻解云象脣舌而制字者誠有理之言也愚嘗謂吾
東名物之初呼입而口脣合故以名口呼코而鼻息

通故以名鼻呼屯而目睛懸故以名目呼刊而身中
應故以名耳呼偕而全頬動故以名頬其他物名必
皆如此而今不能一〻明言矣穪玉不以為迂僻書
通考所謂華音讀卜為卜●之間等語欲審而反昧
大是病痛
中声諸字無終声云〻韵觧所論大得事軆
歧音終声云〻細心透悟之言
入声一節愚意本與穪玉不相合久矣雖欲更訟奈
無騎牛之官何哉
方言亦有音韵安得無平仄　鄭亭中風声鶴唳鷄

鳴枸吠之云似未解天籟人籟之分者夢藝集有跋

正之言

皇極經世與梵字平生所未解者不敢強論

滿書則清太祖己亥所創制者即萬曆二十七年也

其書全襲蒙書而特換其字體耳其史曰時中國文

移往来皆習蒙古字譯蒙古語太祖命巴克什額爾

德尼噶盖以蒙古改制國書二臣辭曰蒙古字臣習

而知之相傳久矣未能改制也太祖曰漢人讀漢文

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習知之蒙古人讀蒙古

文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國之人必譯為蒙

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字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制字為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為易耶二臣對曰以我國語制字最善但臣等未明其法故難耳太祖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吾籌此已悉何為不可太祖遂以蒙古字合之國語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云〻此事非関於此書而可資一聞故及之稱玉或已見之否

五億之改以演固無妨而故字執事嘗言之矣故似勝於演而故之義亦有所未妥未知何以歸一

則好耶瞽說果有疵而改以殺韵亦似未穩折衷
之目似不足為病也
何但綴文之少疵愈久愈着瘡疣百出不文之過
有如是矣不誠可說也
傳會之譏固是有識者必有之辭而但下段正音
之寫在紙面者二十八行究其說原不止二十八
乎云〻恐不足以服明翁之心如何如何
ㆁ生ㆆㅎ與諸字從地出之言亦近矛盾之教可
謂弟子之惑滋甚此有文字而上條既分天地人
而言之且曰日月星辰則天生之山川草木則地

生之子孫曾玄則人生之云云則執事亦曰矛盾
耶究其理亦不過曰天雖生之地乃成之凡物皆
從地出云云而接以此意恐不足以為矛盾矣已
公二毋不列正位云云果是語疵而意則未嘗不
然矣閏月變律之失喻曾所次且而未安者未知
何謂則好耶幸高教之●之譬太極失擬議之教
亦不敢以為然執事所謂四德之元也四時之春
也三十六宮之剝也若是無疵之言則太極之喻
亦無疵之言也蓋貞元之間冬春之際剝復之意
皆有欲變未變之機太極之喻獨何足為病耶中

般與初般尢異之教亦不然初般有初般之太極
心是也中般有中般之太極●是也執事似以愚
之太極説看作無極觧矣不其然耶不意一誇文
書乃成朱陸之太辨不覺拊掌
教意果然當改之而第衍字則似終不可無更則
一商如何
此図經世立論之大頭腦執事劈破之大頭腦儘
不敢容議而但十七二十三之卞經世之説終似
長矣
於此益自以為戀費心力今承盛論不覺茫然自

失盖易啚之一二四果不用而若無一二四則八
從何出乎然則其不用寔未嘗不用也。之擬太
極庸何病乎執事雖攻之不有餘力愚之病根皆
從此始嘗於湛寐虛靜之時不動唇舌不籍齒牙
呼作之穀則形象意義自有脗合於心頭斷而不
疑故許多支蔓之說皆不離於以。擬太極之域
此而打破則其他雖千言萬語埽之不難矣執事
終不賜領可則觳將抱而終老矣奈何奈何変體
失倫之教果然果然果然承教
曾不見為啚者矣

此則雖使明翁復起似不當以執事為妄矣蓋地
之六天之五奠定數故耳分而言之雖如此合而
言之自有相符明翁亦必有見而此不敢強論
九六自是不可易之陰陽而三五則自符於三五
以變之義若曰苟且之論則　一　之以偶揲之
數則深刻之文也大抵執事病於攻象數吾輩病
於取象數雖有淺深之別病則一也雖於此等處
平心恕究亦有大難令人絶倒也
此一條執事既不以為迂誤請畢其說　聖訓中
終殺復用初殺者是何義歟初殺中殺既各制字

則何獨於終聲不別制字而復用初聲耶此自有
自然不易之義試以각字言之苟欲為각聲則以
가為初中聲後不得不以ㄱ復為終聲也此義惟
影音可以明之此豈非終聲復用初聲之義乎且
使異國人發問於我國人曰聞貴國有ㄱㄷㄹㅁ
ㅂㅅ等終聲云此何以發聲試以文字形容來云
爾則到此地頭雖使能文章之士習象鞮之類當
之恐無以為計而惟影音可以形容此豈非終聲
復用初聲之理乎若但曰喉聲為影音云則非但
大失聖訓題目亦無錯落愚意斷斷如是幸更細

教之
阿〻為ㆆ沙〻為△之喩果恰當超悟而但ㅎ一
毋終無排処將奈何此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不知
者道也盖沙〻之與阿〻終無歸屬大是不安而
但沙〻而緊呼則自為邪〻然與阿〻異故嘗不
深論今承盛喩不覺起敬惟願深思如有可以安
排得処更教之幸甚幸甚且御天歌通解等書昂
音終聲皆以ㅎ不以ㅇ是何義欤愚嘗自疑者昂
終聲之為ㅎ沙之無影音也今承沙〻之為△之喩
果得其妙而其於ㅎ將何為彰至若昂之用ㅎ此

恐古觧之誤而訓詁之體輒若曰古人之誤則是典謨之疑義可補　驗之韻語可攺也寧有是哉故於古人文字平生未敢輕攺一字况於是乎此必有由而究其說不得儘如此則喉音將無獨用之終聲借牙音而方為轉殸豈非大可疑処乎幸執事細剖祥著得以祛惑

从己七毋則俱可作殸而其他轉舌極難若欲折衷只存从己之歧音而去其餘則方為可乎全刪則恐不可矣如何如何

以皇極經世配合正音而作圖者非愚之所知而

但闢翕之云寔有不得已処初穀既有清濁則中穀之陰陽将何為説乎與其初立別論不如引用前人道破之言之為逾所以有闢翕之目也一三二四之數固出於先天之學四分之法而愚意則竊以為以五七為清為闢以六八為濁為翕亦無不可然則雖無四象庸何傷乎闢也翕也邵子言之故執事亦謂之有四象然後當有闢翕而此恐不然以為如何耶畵之有病果然矣改以如此則

闢翕之古 ㆍ 闢翕 ㅡㅣ 闢 ㅗㅏ ㅜㅓ 翕 ㅛㅑㆇ ㅠㅕㆊ

為好耶天下万事未有不陰不陽之喩亦有所不然愚則以為天下萬

事莫不有不陰不陽之機所謂陰陽不過動靜動
靜亦非別般事也天地之動靜可驗於吾身之動
靜今夫欲動未動欲靜未靜之時執事亦謂之何
許境界耶廣韵之不清不濁韵會之改以次濁執
事謂其得宜所謂次濁獨不謂清邊少濁邊多之
意乎然則雖是濁也濁中已帶清底意矣濁帶清
底意將謂之不清不濁可乎謂之次濁可乎此不
過撞邊鹿鹿邊撞不待兩言而决如何如何
再舉三十之教果然矣
盛喩亦當而但另論無可位置处不知何以則恰

當也
盛喻中終聲之理本至於七云〻大是誤处以見
在俗音而言則亦似然矣其宲自有大不然处今
夫天籟地籟人何得以形容乎以人之不得形容
也故謂之無是可乎天籟地籟姑舍同是人也而
北方之人不能為咄咄等語以北方之人不能也
故遂謂口日等終聲可廢而不用乎雖使北方之
人為此書必不曰可無此音矣初聲既有二十三
則終聲何可止七而已乎顧人不能耳且〻與人
不別為一類云〻豈意執事而為此論耶〻是舌

音入是齒音ㄷ何嘗彷彿於入乎其流之弊至使知徹澄終無歸屬於端透定精清從使如聚訟庭不慨然ㅿ之終聲此有可以易知者今人凡呼其字必爲此終聲若呼支字不曰지ᄌᆞ而曰짓ᄌᆞ其所以짓者ㅿ之終聲也執事所擧中콧속亦其義也以方言之之鼻曰코裏曰속但當曰코속而已何可曰콧속耶짓也콧也非짓也콧也乃지ᇫ也코ᇫ也通解䏙字註曰今俗眼䏙눈두에此亦一證也此所以崔世珍之謂齒音諸字以ㅿ爲終聲然後可盡其妙者也若夫諺解中ᄒᆞ닝이다御天歌中

앙이之以餘穀之稍延故然云者盛論果然而此
不足以辨ㅅㅿ二毋之不可為終穀高明之見果
如何耶自ㅋ至ㆆ七毋之不可作終穀云云斷無
是理執事亦曰隨初穀之輕重云爾則此亦自有
清濁各一位也何不滐諒耶
太極也象數也猶有所顧藉尚或囁嚅及夫瞀說
出後 脚畫露故次韶打之執事打之左拳右踢
一身無餘將不勝其支當受以為罪之外亦無他
絶倒絶倒
通考之下真正明透無容改評起敬無已但泥来

元無相混而今並擧未知何爲耶泥與㨾則固難
卞矣泥與来何甞有疑似乎從呼来毋之時憚於
彈舌讀之如泥㨾此豈相混而然乎恐不可以如
是並論且以中報分毋云〻大是　以心邪両
毋故而别爲知徹澄㨾照穿牀審禪等九心以斷
其嫌似云〻盛意所在有不敢知而終有所橫决
此待日後面承剖誨耳
愚亦非以申說爲恰當而扠之也若使盡篠者其
妄豈止是而已哉其中曲直之說則非申說攷
原本可知矣

盛論果然矣愚見亦有何歧貳乎夢藝集亦已有
蕤之者耳
雖不可謂善而而亦自有不可一歸者以為如何
耶
不別立字云云果是　謹當改之
此訟若逢騎牛官愚當得捷而不必騎牛官詩騷
俱在執事何不少回初見
所謂其史曾未得見寔有面墻之歎不可但以沓
沓論也
曾見古來文蹟皆書以吏讀恐不可作俚讀且其

全本傳求終未見恨〻也

易數說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劉向曰 漢律曆志載劉向父子之說 一二三四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孔氏正義曰京房云〻馬季長云云荀爽云〻鄭康成云〻姚信董過云〻王弼則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按衍者演也洪範卜五占用二衍忒雖其義未詳蓋卜之用衍數也王弼之謂演天地之數者以得經義而但其言因而不明若京房馬

融荀爽之説傳會湊合無関易義鄭玄姚信之説

差有依據而乃減數非衍數也盖生數止於五成

數止於十五與十五與十乃生成之極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上言順逆終言

易逆數則順者非易之取義也六位成以下已説章之意

有陰陽更無有老少之名老少者卜筮靜動之名

數無形始著於蓍所謂幽贊神明也參天兩地三為

奇數之始二為耦數之始

十八変而成卦則三変而成爻所以三其三而為九

三其二而為六凡言九六者設蓍以後之名也

太極者氣也何以知其為氣也兩儀卽太極則太極非氣乎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猶曰一歲有寒暑寒暑有四時四時生十二月夫十二月卽四時四時卽寒暑寒暑卽一歲是故知太極為氣極者自八卦泝源之說若不言兩儀四象八卦則初無太極之說也

兩儀者陰陽也四象者天地水火也八卦者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也水在天而風為在地而為澤火在天而為雷在地而為山也在天則動在地則靜

是之謂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雷風相薄山澤通氣

天在上地在下其間雷與風居上水與澤居下水火
居中長男女在上中男女在中少男女在下也
及其爲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則有健順潤燥動八上
說之性故以其性而言之則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亦
有不言者故帝出于震以下八方之位非四象生卦
之說此所謂易不可典要也
大衍者不知何義而洪範有卜五占用二衍忒之文
盖卜之用衍數也旣曰衍則必衍成之數也若以天
地之數而已則是乃原數非衍數也然則鄭康成之
說非也

凡推數之術必其所成之原與所用之法同理而異用以求其變若如京房馬融之說則分二象三象四象五之義何與於此乎故兩說皆非也

五十不用一故爲四十九分二象三象四而若五歲再閏則其說類若强鞻者然然則必取一至五而上而六至十不用可知也以五棄一又棄二又棄三又棄四恰爲五十是乃大衍之數也

漢書律曆志記劉歆之說以五棄十卽合吾說而但其爲以五棄十則雖似朝三暮四不若以五棄一至四之爲允也是故先儒說中劉歆說爲最勝但其說

掛扐也二當兩儀三當三極四當四時此說非也大衍之數本據易法言之故固有四時之說而若兩儀三極非所取象也何以知之易無此文也

見羣龍無首言无首尾也蓋天地運行何曾有始終乎三國志管輅傳輅之說可證也（此上文比之无首凶）故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不可為首者言雖欲有首末而不可得也

卦之初上二爻何不言九一六一九六六〻而必稱初九初六上九上六也此乃四營而成曆者四營者即二三四五而一與六不用故卦有二三四五而无

一六兩爻

大衍用五者下文天數五地數五非數其數也乃數其位也

必用五者何五者數之宗也天數二十有五々之積也地數三十亦五之積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亦五之積也

及其用五而一則不用故其用為四是故五為數宗故用五而其用之法卽四也故非四營不可以成易也

乾之策三十六者參地兩地則陽爻之數本三而四

営又三変故為三十六策陰爻之數為二而亦四営又三変故為二十四策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正義天一與地六合者即宋以後河圖之說而愚意未必然一二三四五順推六七八九十逆推則一與十合三與八合五與六合七與四合九與二合每位各成十一之數於是乎五位无多寡之別其理圓備而此說未敢自信更當思之

律曆志原有此說

周禮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来歲之美惡註云問事之正曰貞凡卜筮實問於鬼神謂卜用龜〻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筮用蓍〻知成數七八九六之神儀禮特牲饋食禮疏

周禮春官太僕職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註鄭司農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玄謂貞

之問為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
人吉
太卜職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註正龜於卜位也
春官天府職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註問事之
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鄭
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
貞於陽卜疏按易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註云精氣謂七八遊魂
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秋
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之

鬼神則知吉凶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註云貞

正也問卜内曰陰外曰陽

春官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卜簭之八

故疏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

九六之成數知末

註疏中七八九六成數云云自是後儒以占家言解

經易中只有一二三四五原無七八九六蓋七八九

六合於二三四五之中

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爲八卦則重以爲六十四卦亦

宜以物象名卦如説卦中諸象何患無其物然而必

以屯蒙等名其卦者何也盖卦以物象而名物既有
象則始有事矣故重卦則以事名之此所以說卦傳
中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易豈占書而止乎
睽上九後說之弧即兑之義脫
說卦傳發揮於剛柔乾文言六爻發揮
爻說文爻也
蒙初六用說桎梏變爲兑屯初爻陽畫
困九五徐有說　大畜九二輿說輹自二爻至四爻
爲兑
卦有性

剛柔者天地之德故陰陽稱強柔數之奇耦亦稱剛柔易中彖象爻辭以陰陽稱剛柔故以中正說數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等傳則以奇耦稱剛柔故無中正字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地與山澤形而不能為象雷不能為形水在天為雲火在天為電風在地為木惟雷在地不能為形大象可考小筮六坤乾与震同

以動靜陰陽者為大錯大錯太極圖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陽陰陽未俱之前動靜者誰也

十二四營策為一畫十有八變成一卦兩卦三十六變成

一章十二畫爲一章十有八變成一經上下兩經三十六章成全易

比之上六比无首

奇耦卽數之數非畫之形

水火造物之材料雷風生化之関捩山澤形器之根柢故天地水火雷風之用皆山澤受之也故大傳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言山澤受之也故説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脫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艮兌乾坤不言象者言其受也

乾坤変易屯蒙交易 変易交易 易更考

交易稱倒對非是此非倒也

蓍非神物

交易既迭用柔剛又以本爻相互如蒙之初爻與屯之初爻互取象

以交易成章以変易成篇

交易兼変易者惟泰否隨蛊漸歸妹

乾坤坎离有変易无交易震巽艮兌有変易又有交易是故乾坤坎离爲體震巽艮兌爲用咸爲夫婦之道

造化生于變易此所謂吉凶悔吝生于動
震變為巽交為艮與兌無涉善變為震交為兌與艮
无涉艮變為兌交為震與巽无涉兌變為艮交為巽
與震无涉故隨蠱漸歸妹自相為變易交易與卦不
相涉
上篇下篇以變易相為對待
一篇內相為變易者下篇家人睽蹇解豐旅渙節八
卦上篇師比同人大有小畜履豫謙八卦故以家人
睽蹇解對師比小畜履以豐旅渙節對同人大有謙
豫

說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以
此見之吉凶生於卦變化生於爻
夫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言爻无不動之爻
凡書皆有題獨易无題但說象數萬事皆以象觀吉
凶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以水雷天雷火雷等卦見之地雷亦當在剝之先而
必先剝而後復者貞必復元之義與下篇夬之先姤
同故曰生生之謂易
上篇先雷而後山獨豫復後於謙剝者在地山爲先
故也下篇先澤而後風獨睽節後於家人渙者在火

風當爲先睽爲後節則上旣有困井故變其次
夬姤至鼎革天地水火以次交擇不可易次上篇剥
復爲三節之首故无妄大畜後於剥復
上篇自乾至履爲一節自泰至賁爲一節自剥至离
爲一節以象一卦中三才下篇自咸至解爲一節自
損至艮爲一節自漸至未濟爲一節以對上篇上篇
首一節无火次一節无水下篇末節无天地盖天地
水火以五數雷風山澤以六數
陰陽相遇然後造化生至雷澤而終盖山澤澤山言
其生化之理而已若其真迹之源則長男遇少女然

後方為配耦故雜卦傳言歸妹女之終也
卦畫本欲齊整而參差不齊者勢也至旣濟而後始
得正矣故雜卦傳曰旣濟定也未濟非不齊整而陰
陽皆失位故彖言其不當位雜卦傳言男之窮也
噬嗑彖稱頥中有物頥卦中四爻變
睎遯彖皆説浸長
睽彖言火動兊動家人六二象言巽中四爻内陰爻
前有陽爻者有巽象陽爻前有陰爻者有震象耶當
考
巽本言始終而睽六三言初終當考

易本對待而卦有性情又有成象本形之異故不可
不有參差者序卦之序較其輕重各成對待
凡雷山之变為風澤者必先後相易惟山地剥地雷
復変為澤天夬天風姤不相易
卑高貴賤言風雷高山澤卑也列貴賤者存乎位言
雷風在內卦山澤在外卦者得位卦有大小者天地
水火為大風雷山澤為小
列貴賤者存乎位者言内雷外山卽得位齊小大者
存乎卦者言八卦相交而惟天不可以為小惟澤不
可以為大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者言一卦而或為小

爲大或辭險辭易故曰各指所之以象辭見之履象曰上天下澤夬象曰澤上於天澤與天儼然若對待者然盖言大小之極也然而至咸損之象以山爲主者卽男女之義也

変易陰変陽陽変陰交易陰交陰易交易

說卦言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先終而後始者卽復之後於剥之

巽爲股余氏註爲是而猶未盡也盖股是足上之軆若如此則艮獨爲手而不及於臂乎股以對口則股似指下竅也

咸恒序卦一句混説不相分别卽山澤雷風如上篇
之有分乾坤也
序卦以義次之雜卦專言對待
澤不言川
一章通看陰陽兩〻相間惟隨蠱兩卦
巽之五爻變則成蠱卦故蠱言先甲巽五爻言先庚
艮二爻變亦為蠱而艮不言甲庚者蠱之下卦本巽
故獨與巽相關凡卦皆以下卦為主也
艮二爻言不拯其隨
師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謙豫有天地水火風雷山澤

家人睽蹇解豊旅渙節有水火風雷山澤

易非先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而後言健順陷麗動入止說也乃先見健順動入陷麗止說理而各以其理求其象惟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可以當之故名之為卦

剛柔陰陽之性動靜陰陽之情也

艮言成終而成始者艮反易而為震故先言終而後言始自剝為復之意

兌言始終如睽六三之類

明夷六三渙初六用拯馬壯夷互坎

蠱彖言終始者震為艮兊為巽也
旡妄彖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繫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內以兩卦言
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之六四自履兊三來小過之六五與中孚之兊二爻變
隨上六西山兊之上爻與蠱之上九艮上爻合故曰西山升卦辭南征吉升上坤下巽則自巽往坤其間有离故曰南征吉
旣濟彖終止則亂言柔雖得中初吉終止則亂指六四上六也

損六五益九二夬九四姤九三既濟九三未濟九四

既濟之初即未濟之上故既濟之初言濡其尾未濟之上言濡其首未濟之初即既濟之尾故未濟之初亦言濡其尾既濟之上亦言濡其首

泰否既濟未濟初爻上爻同辭者惟乾坤坎離為變易故泰否既濟未濟為交易而亦兼變易也

宣公十二年鷄鳴而駕日中而説音稅

韵會挩亦作説與捝通檀弓舊館之喪説驂而賻詩大雅彼宜有罪女覆説之註音脫

文心雕龍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
偽故舜驚讒說

樂記帍貢之士說釦

天尊地卑云云在樂記

樂記動靜陰陽用事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一句卽應上文相得而各有
合之義律曆志言十一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者
此也

乾之策坤之策謂陰陽之策繫辭言乾坤卽陰陽

素問舉痛論曰腹痛引陰股按陰股者陰器之处也

説卦傳雷風相薄又言陰陽相薄以此見之則相薄非相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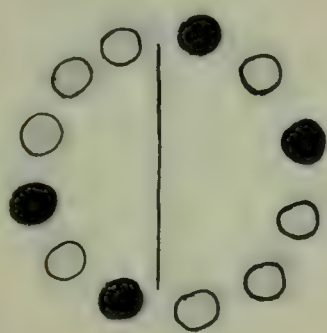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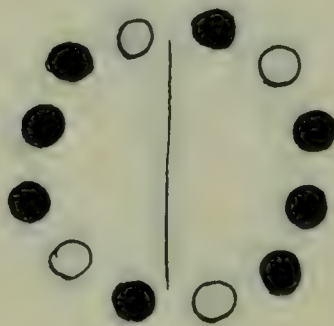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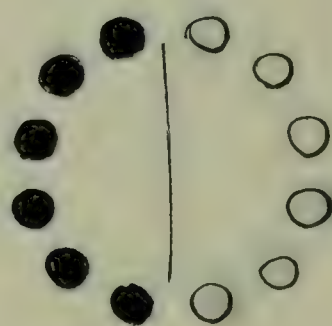
繫辭爻有等〻疑是陰陽分陽分陰迭用柔剛如屯之六二是陰蒙之六五亦必陰此二為彼五卽迭用

左傳襄九年筮遇艮之八史曰是為艮之隨疏艮之第二爻不変者是八也八為少陰 震

國語晉語筮得貞屯悔豫皆八也 震 震

又筮之得泰之八註泰遇泰无動爻筮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

悔豫皆八義同

洪範卜吾占用二衍忒

曲禮筴爲筮筴者蓍之數筮

毛西河集

損
澤山咸
雷風恒
益

臨
天山遯
雷天大壯
觀

需
火地晉
地火明夷
訟

同人
地水師
水地比
大有

豫
風天小畜
天澤履
謙

否
地天泰
天地否
泰

解
風火家人
火澤睽
蹇

睽
水山蹇
雷水解
家人

咸
山澤損
風雷益
恒

澤雷隨
山風蠱
蠱
隨
地山謙
雷地豫
履
小畜
天火同人
火天大有
師
比

澤水困
火風井
賁
噬嗑

澤地萃
地風升
大畜
无妄

澤天夬
天風姤
剝
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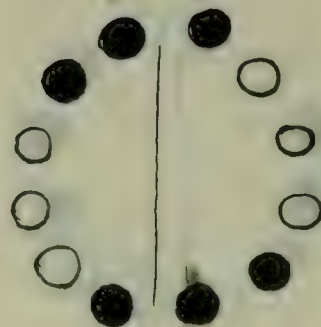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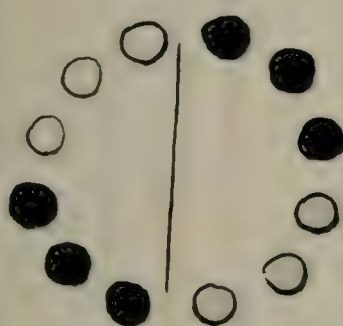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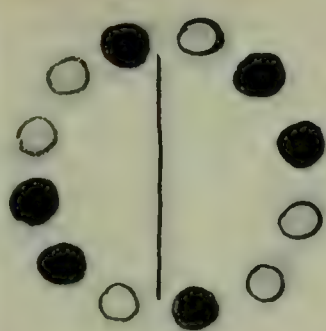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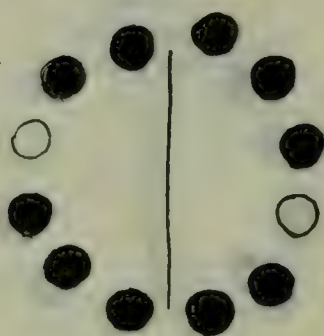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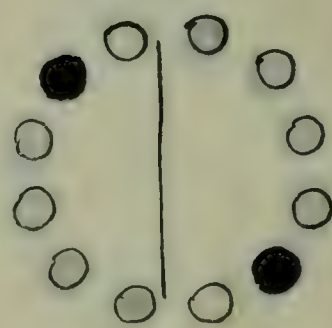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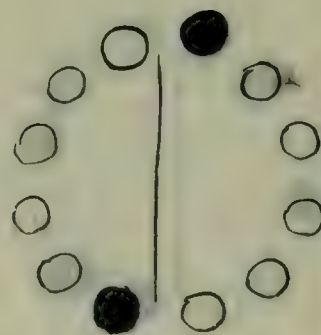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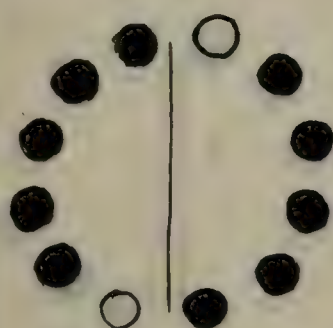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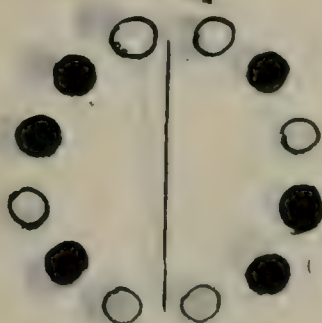
遯
山澤臨
風地觀
大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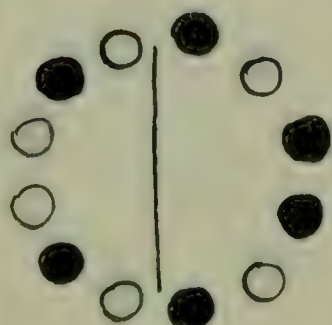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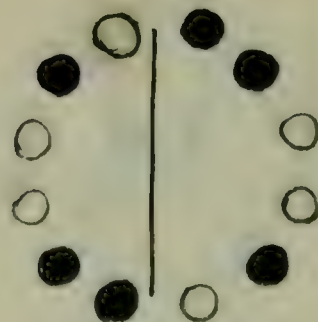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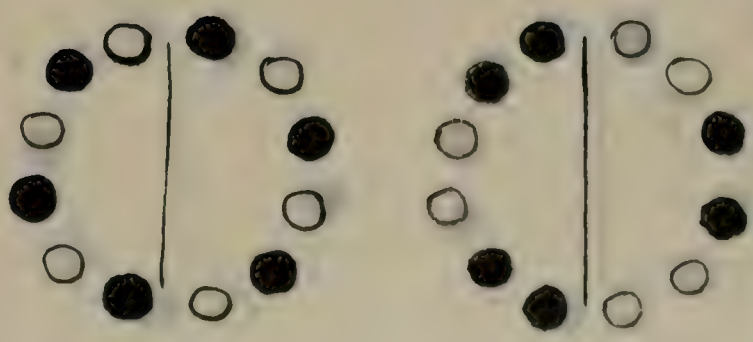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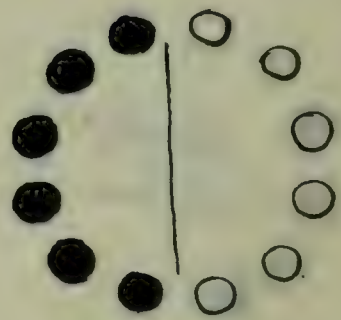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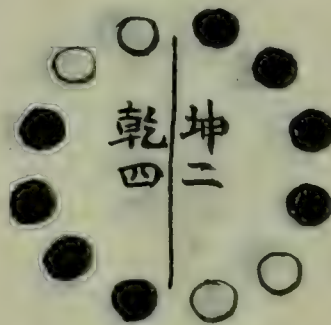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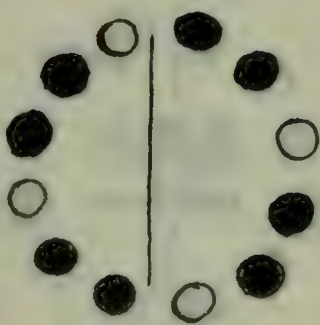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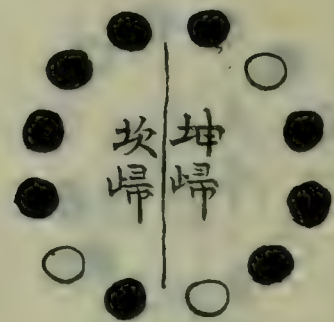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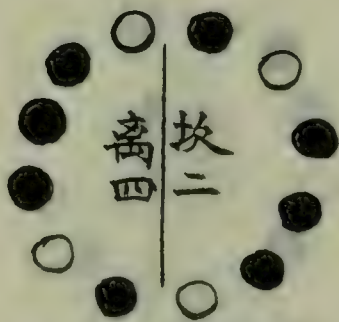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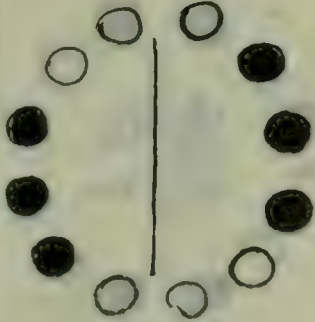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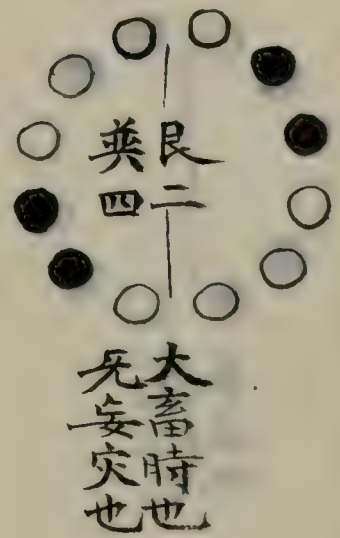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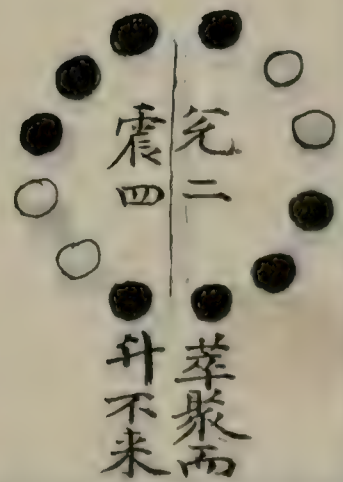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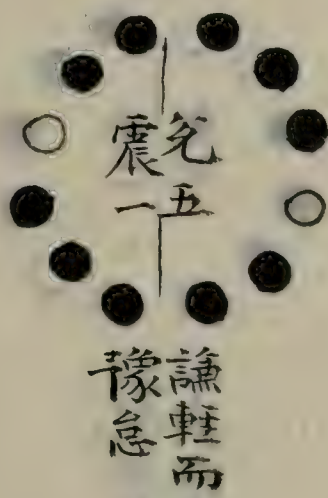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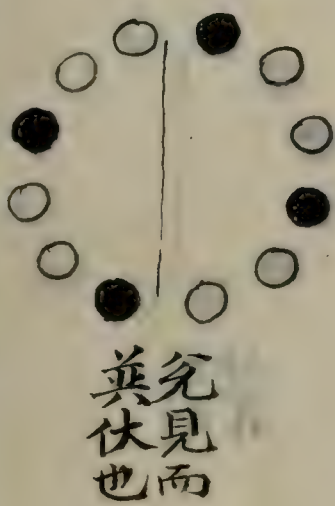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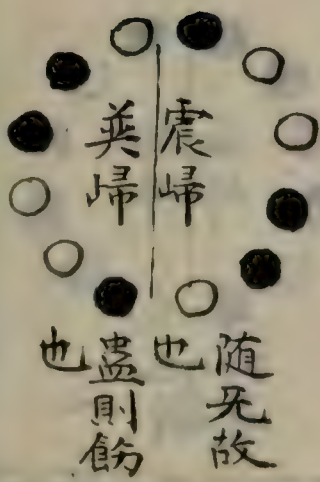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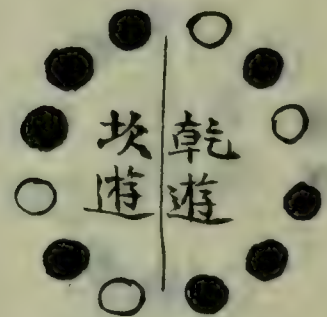
井
火雷噬嗑
山火賁
困

夬
山地剝
地雷復
姤

蒙
澤火革
火風井
屯

巽
重雷震
重山艮
兌

歸妹
風山漸
雷澤歸妹
漸

升
天雷无妄
山天大畜
萃
大過
山雷頤
澤風大過
頤
离
重山坎
重火离
坎
渙
雷火豊
火山旅
節
震
重風巽
重澤兑
艮
豊
風水渙
水澤節
旅

小過
風澤中孚
雷山小過
中孚

未濟
水火既濟
火水未濟
既濟

重天乾
重地坤
乾剛
坤柔
地澤臨
風地觀
坤二
乾四
臨觀之義
或與或求
重雷震
重山艮
震起也
艮止也
水地比
地水師
坤歸
坎歸
比樂
師憂
水雷屯
山水蒙
坎二
离四
屯見而
不失其
居
蒙雜而
著
山澤損
風雷益
損益盛
衰之始

山天大畜
天雷无妄
艮二
巽四
大畜時也
无妄災也
地山謙
雷地豫
兌五
震一
謙輕而
豫怠
重澤兌
重風巽
兌見而
巽伏也
地
地風升
兌二
震四
萃聚而
升不来
火雷噬嗑
山火賁
巽五
艮一
噬嗑食也
賁无色也
澤雷随
山風蠱
震帰
巽帰
随无故也
蠱則飭也

山地剝
地雷復
乾五
坤一
剝爛也
復反也
水風井
澤水困
震五
兌一
井通而
困相遇也
風水渙
水澤節
離五
坎一
渙離也
節止也
火地晉
地火明夷
乾遊
坎遊
晉晝也
明夷誅
也
澤山咸
雷風恒
兌二
震三
咸速也
恒久也
雷水解
水山蹇
震二
兌四
解緩也
蹇難也

火澤睽
風火家人
艮四
巽二
睽外也
家人內也
雷天大壯
天山遯
坤四
乾二
大壯則止
遯則退
澤火革
火風鼎
坎四
离二
革去故
鼎取新
天地否
地天泰
坤三
乾三
否泰反其類也
火天大有
天火同人
乾歸
离歸
大有衆也
同人親也
雷山小過
風澤中孚
兌遊
艮遊
小過過也
中孚信也

雷火豊
火山旅

坎五
离一

豐多故親
寡旅也

風天小畜
天澤履

巽一
艮五

小畜寡也
履不處也

震遊
澤風大過

大過顛也

重火离
重水坎

离上而
坎下也

水天需
天水訟

坤遊
离遊

需不進
訟不親

乾一
天風姤

姤遇也
柔遇剛
也

艮歸
風山漸

○○●○●●

漸女歸待男行也

巽遊
山雷頤

○●●●●○

頤養正也

坎三
水火既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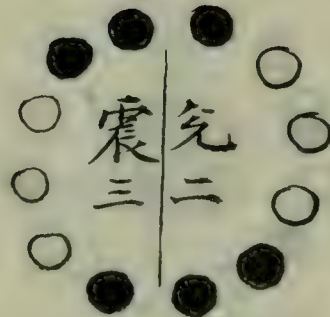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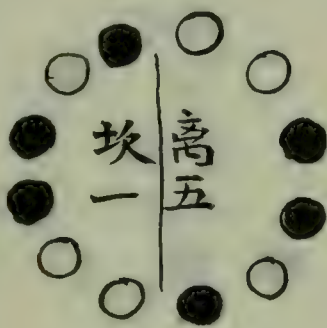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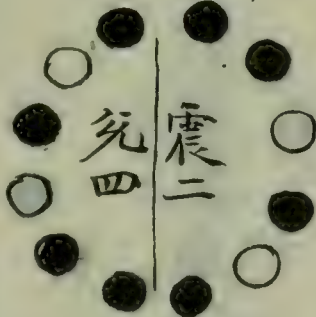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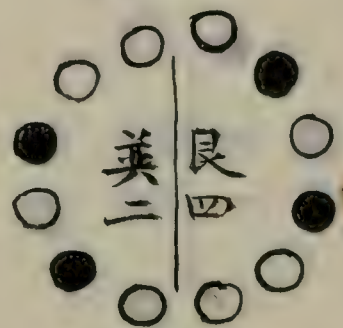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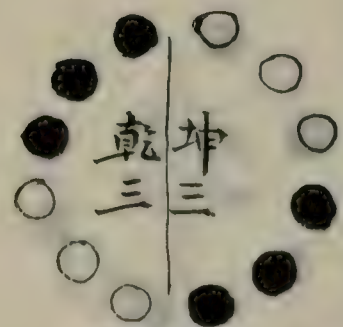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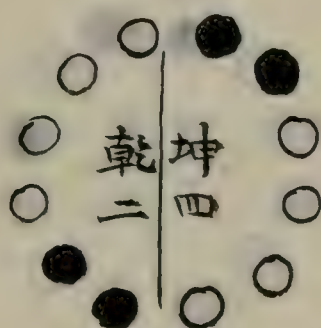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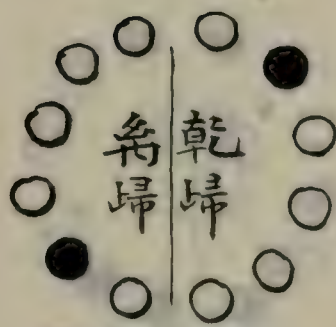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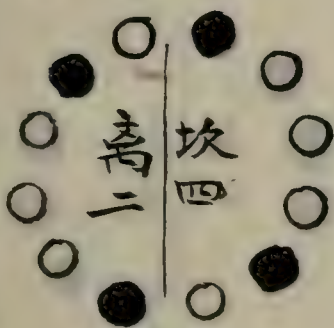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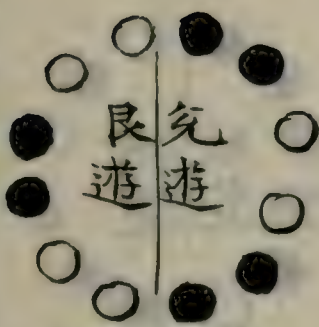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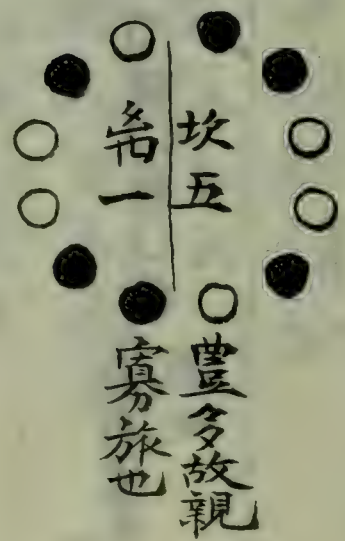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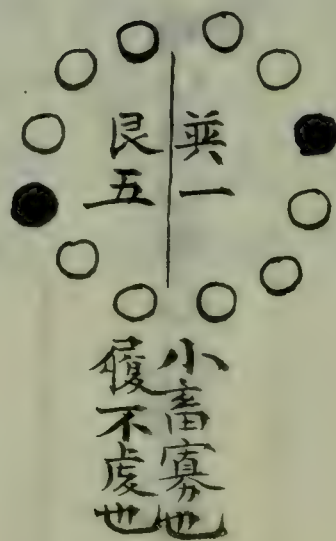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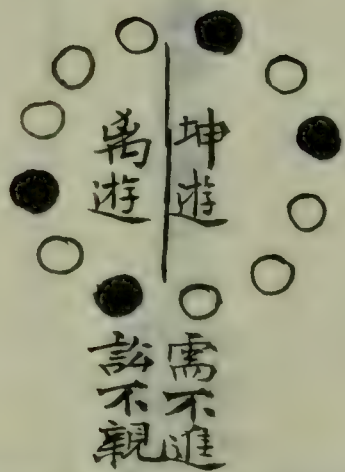
既濟定也

兌歸
雷澤歸妹

●●○●○○

歸妹女之終也

離三
火水未濟

○●○●○●

未濟男之窮也

坤五
澤天夬

●○○○○○

夬決剛決柔也

遺稿中唱和諸公

朴至叔 知源

子尚氏 族叔志儉

李兄 娣兄學源

凡翁 李天翊

姜豹菴 世晃

李幼公 令翊

仁叟 族弟東元

林景質 淳浩

林景深 浚浩

李元魯 一亨

蘇叔行 洙中

申生 愚基

蔡伯玄 一祥

林景朝 沔浩

敬行 三從弟東翰

洪載如 景厚

李虞臣 忠翊

曺叔正 錫中

曺兄世輝 鞏振

道以 族侄大容

箕八 三從弟東教

吳生敬由 彦誼

洪叔章 燮浩

洪汝章 絅浩

趙寬甫 弘鎭

朴儀甫 宗羽

申儀甫 大羽

文詹 再從弟東觀

朴公瑞 性圭

李判府事 時秀
林景昭 漢浩